禹貢圖說

禹貢圖說序

予生九歲讀尚書禹貢即知聖王無外控御寰宇上取下供規制畫善誠萬世不易之典也自雄爭土裂据主迭興建都分藩別道割郡雖河山不改而名𦍑代新舉我吳越之地古屬揚州而今之數疆非

畧之境累遙邇九州津壤奚辯志
學之季得禹貢圖說今古互証了
了凡前儀从少谿伯父流輙兩
艴江淮南游汶泗北涉固口誦神
禹三過之勞而心服圖說十載之
勤也然是書之原作之端簡鄭公
而鐫之熈臺劉使板木既散印叅

不敢自祕且假録者接踵表兄
𡵉臺劉公學于先君嘗梓之以廣
其教今亦散闕原刻𢖍欲重壽之
木而竟以多病未遑不無望于後
人也
隆慶辛未八月旣望鄭履淳記
貞玄道人項德純書

禹貢

閩圖以下為南

冀
東河西
南河北
西河東
太原
恒
恒山
衡
碣石
島夷
九河
大陸澤
滹沱
漳
狐岐
呂梁
岳陽
太岳
太行
覃懷
大
絳水
逆河
兗
東原
東南據濟
西北距河
河東
海
萊夷
淄
濰
嵎夷
青
東北據海
西南距岱
雷夏澤
沮
漯
濟
汶
岱山
王屋
孟津
析城
洛
澗
伊
南河
陶丘
孟豬
大野澤
徐
東至海
北至岱
南及淮
泗
沂
蒙山
羽山
嶧山
淮夷
泗濱
豫
北距河
西南至荊山
外方
桐柏
淮
揚
北據淮
南距海
三江
南江
中江
北江
大別
雲夢
九江
內方
震澤
太湖
彭蠡
敷淺原
衡山
東陵
島夷

總圖



渠搜
弱水
流沙三危析支
黑水
合黎
積石
崑崙
西傾
河
岍山
岐山
鳥鼠
朱圉
渭
汧水
涇
雍
東距西河
西距黑水
西河
治水始此
梁山
荊山
漆
沮
逾于河
壺口
龍門
雷首
入于河
底柱
太華
終南
惇物
熊耳
澗
洛
滄浪
漾水
沔水
漢水
嶓冢
梁
東據華陽
西距黑水
桓水
岷山
源
沱
荊山
內方
漢
荊
北據荊山
南及恒山
崇山
澧
潛
南交
蒙山
蔡山
和夷

冀州疆界

恒水
滱水
衛水
滹沱河
恒衛既從
太原
既修太原
梁山
治梁及岐
岐山
大陸
大陸既作
大黽谷
清漳
至于衡漳
壺口山
既載壺口
雍河之東
太岳
至于岳陽
太行
濁漳
鹿谷山
兗河之西
淇
覃懷
覃懷厎績
沬
孟津

河未徙時滹衛沱順天八府之水皆東入河會皆由直沽入海河水本大又山西北直隸及河南三府之水自高而下奔趨至河河不能受而溢于兗此兗之患所以獨甚也

豫河之北

冀州北方貢賦之道

蔡傳貢道

碣石

撫寧縣即驪城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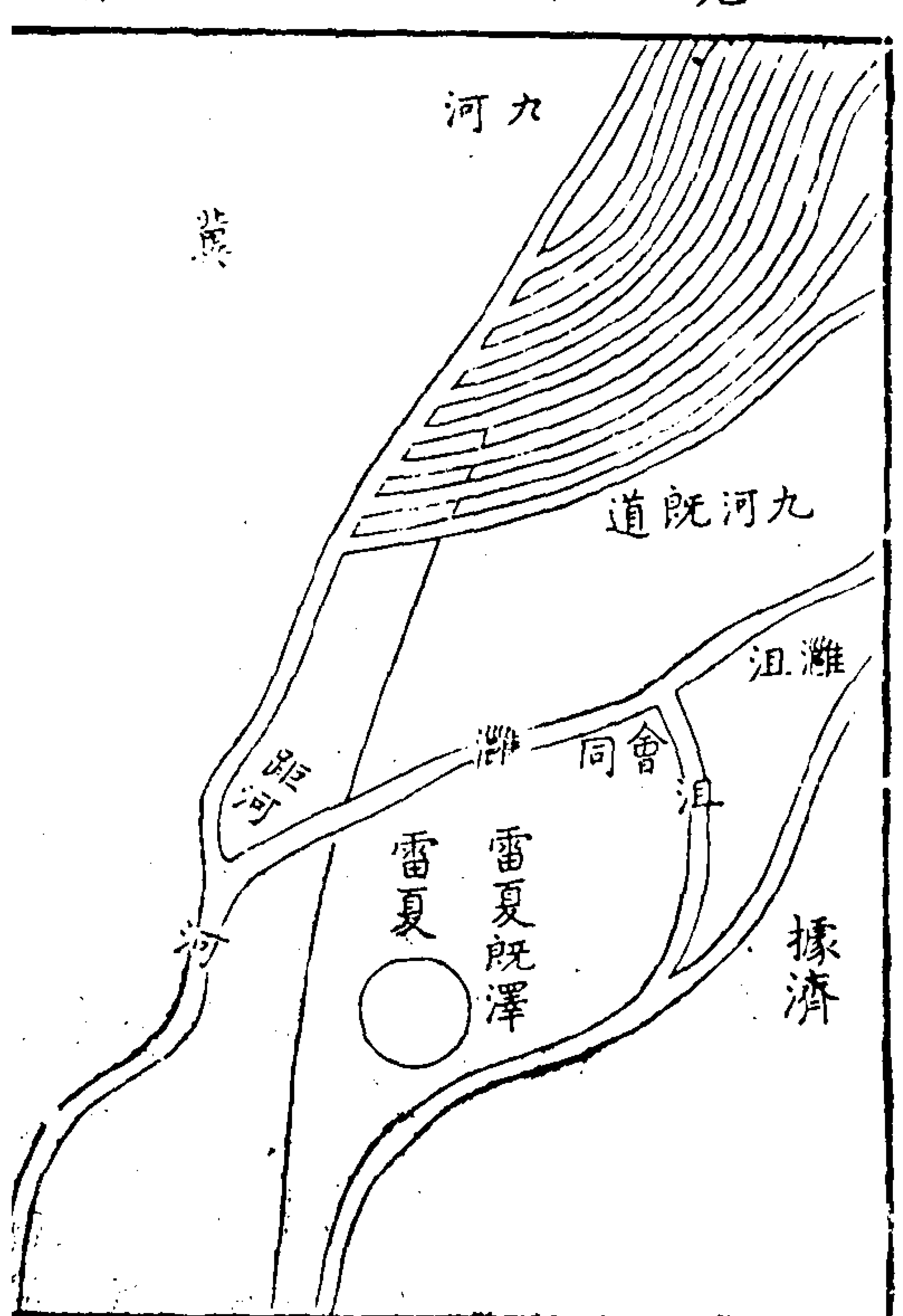
碣石

永平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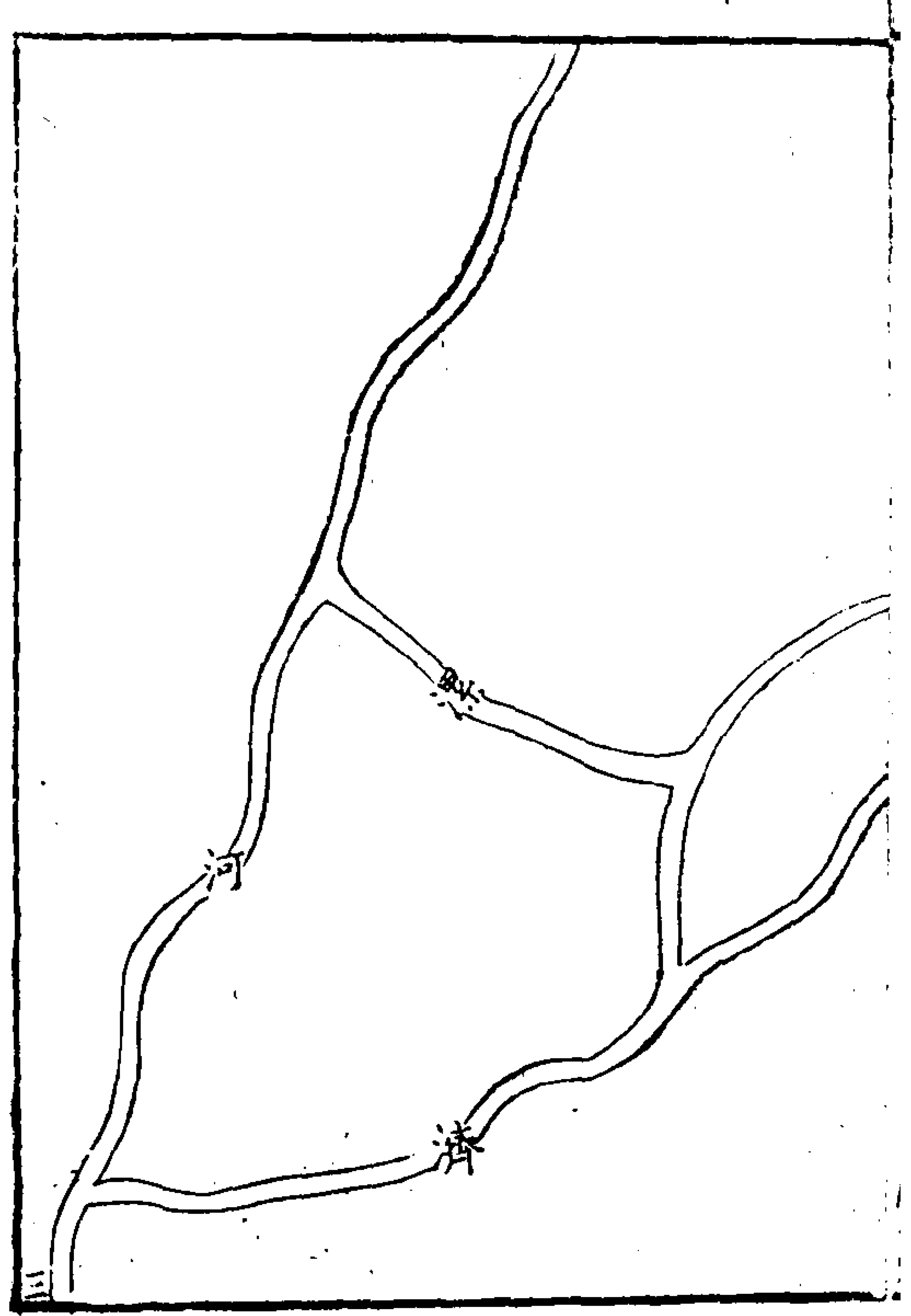
今考貢道

滄州

兗州疆界



兗州貢賦之道



青州疆界

濰縣
濰
博興縣
濟
莒州
箕屋山
淄
原山
萊蕪縣
岱

青州貢賦之道

河
濰
淄
萊蕪縣
原山
汶
安民亭
濟

觀青州貢止言濟則知由濟入漯矣

徐州疆界

岱

濟

東平州

東原

東原底平

大野既豬

大野

沂州

郯城縣

泗水縣

費縣

蒙山

沂水

羽山

蒙羽其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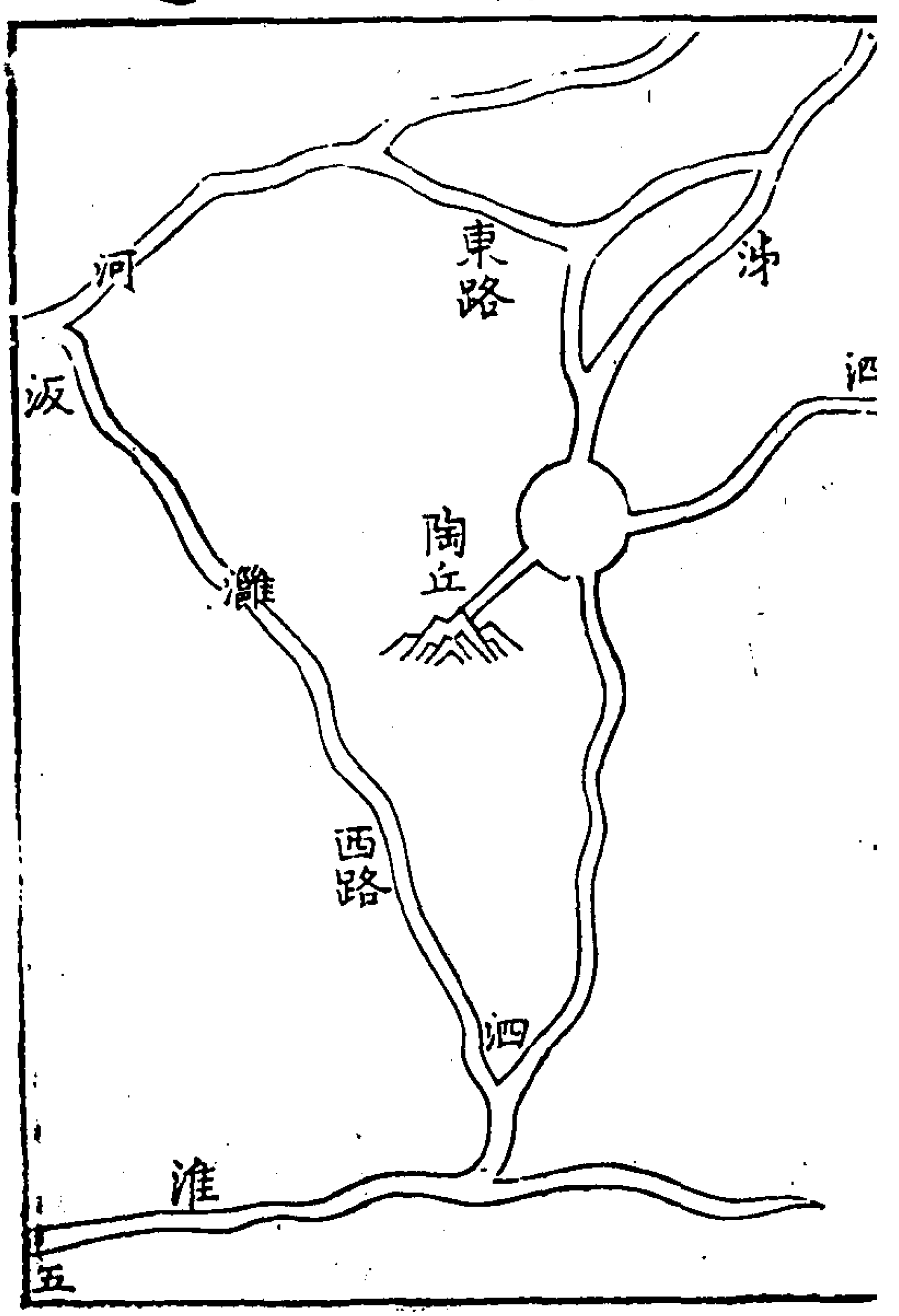
淮沂其乂

清河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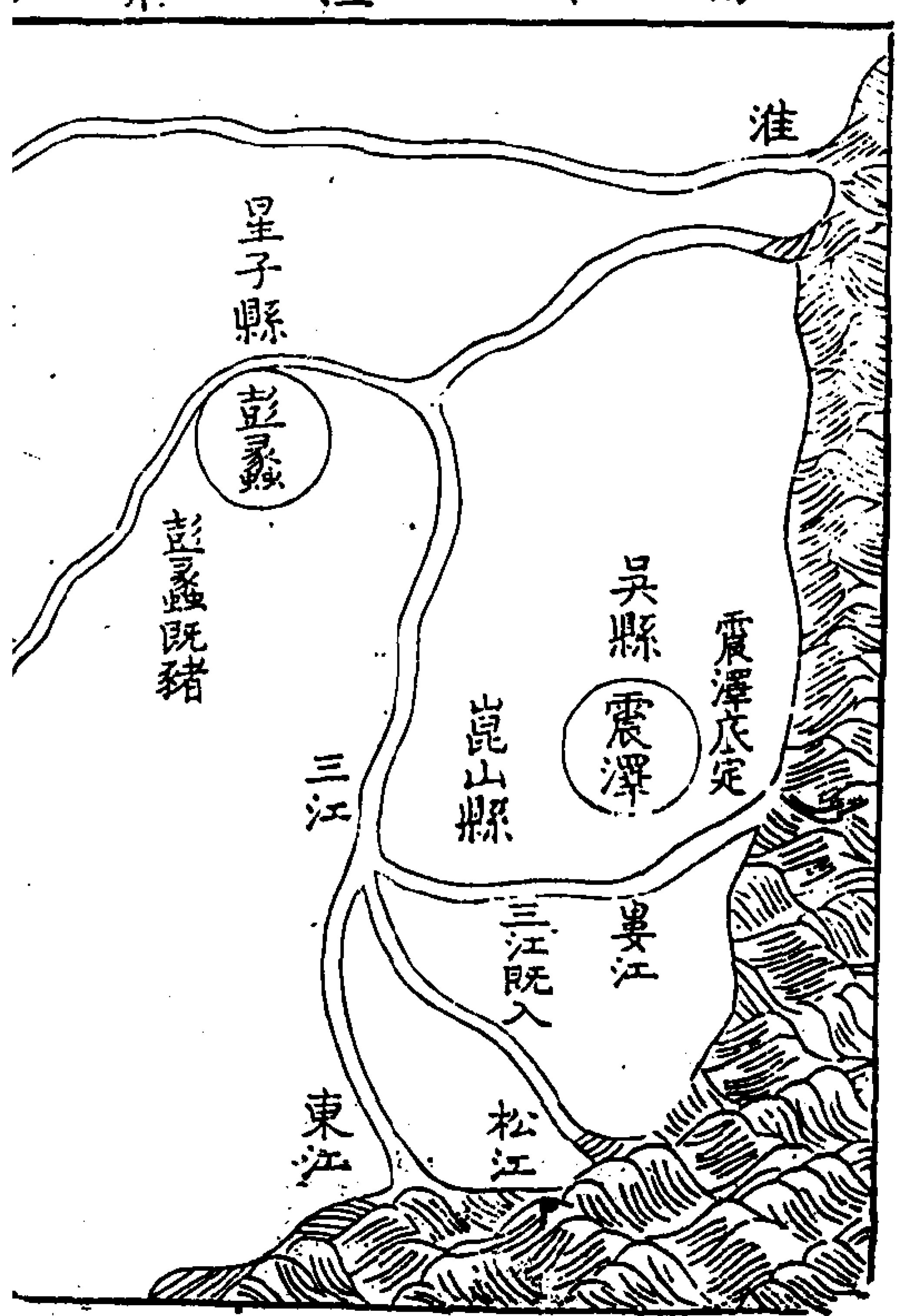
淮

此別一羽山非舜殛鯀者殛鯀之羽在登州府蓬萊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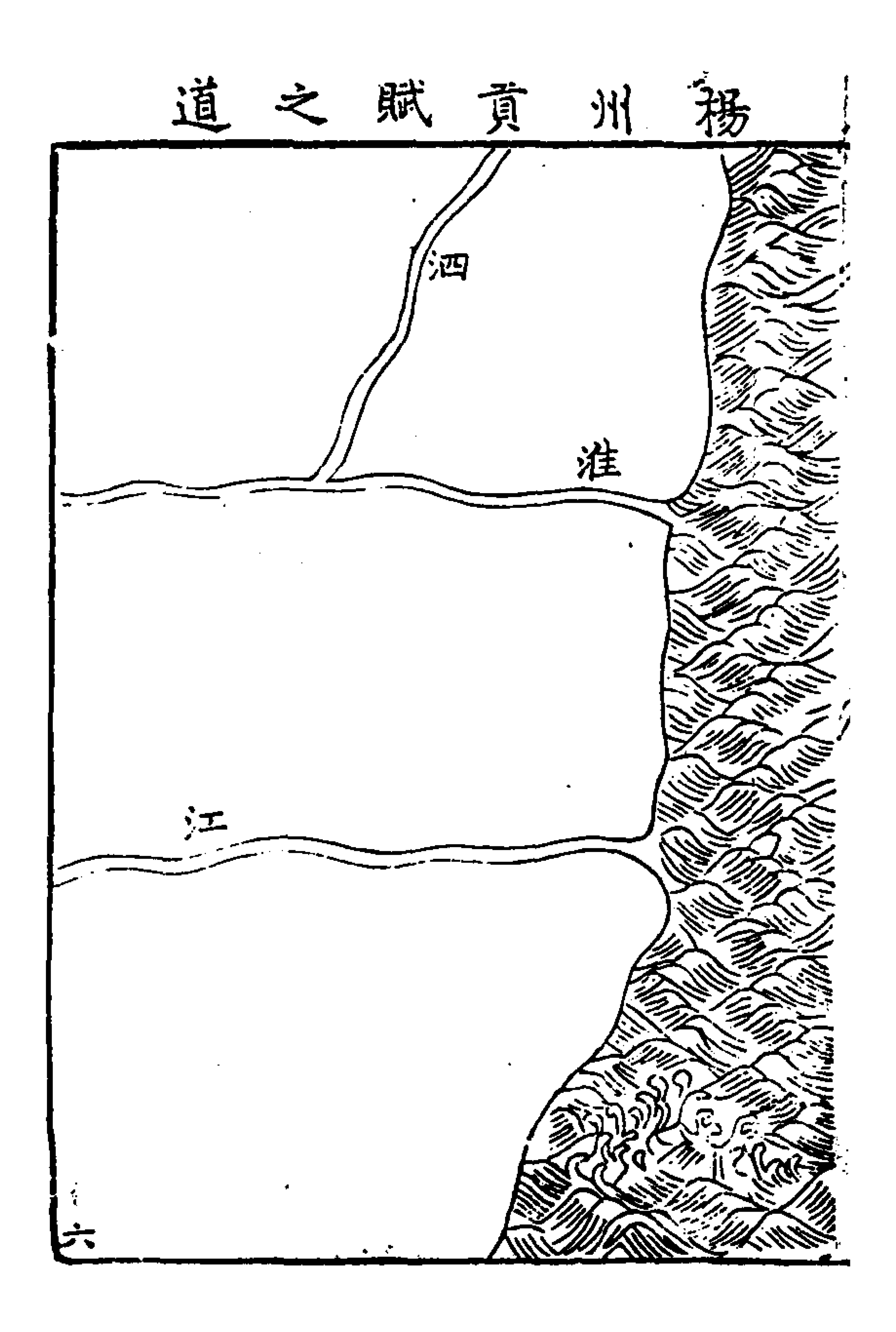
徐州貢賦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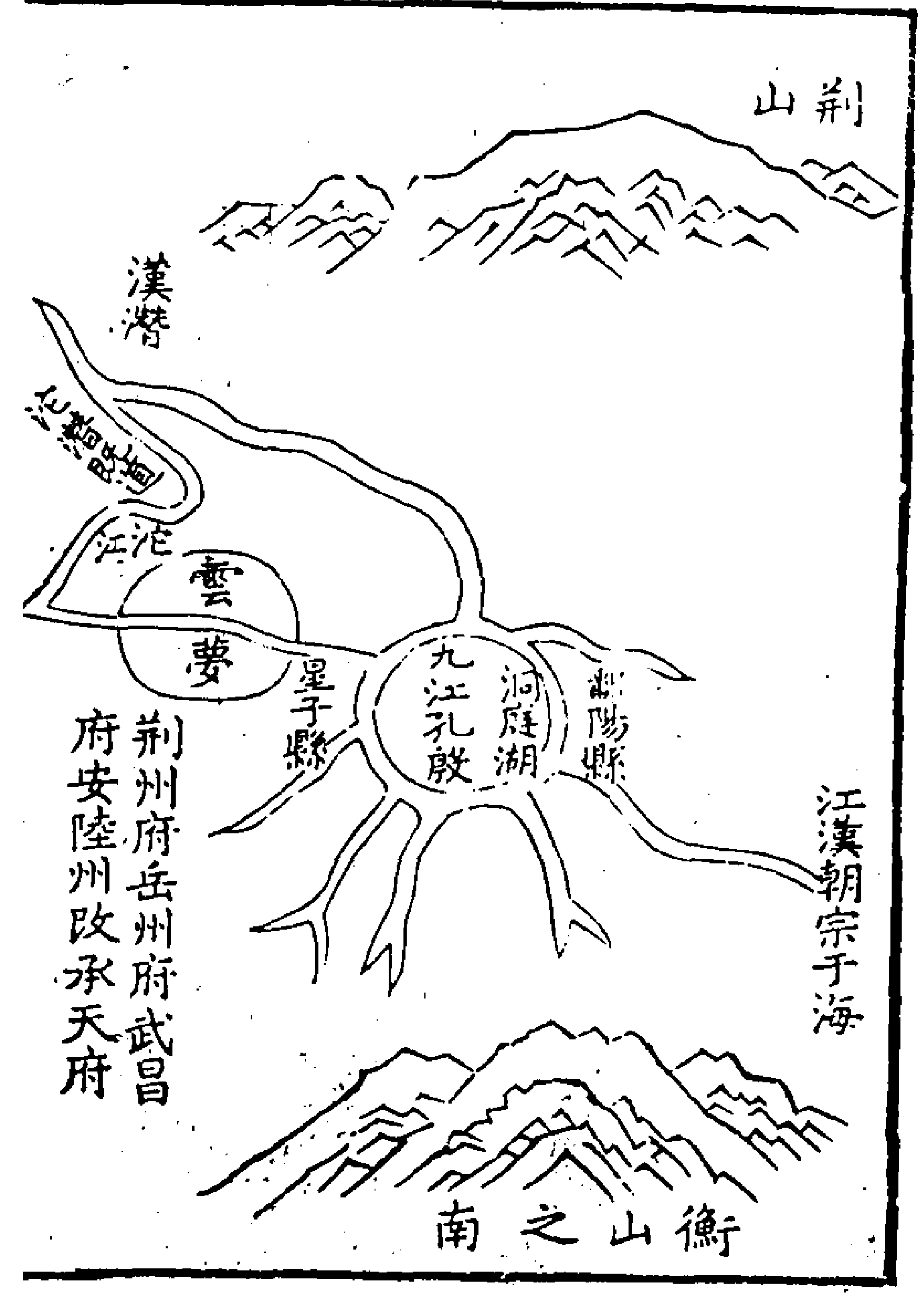
揚州疆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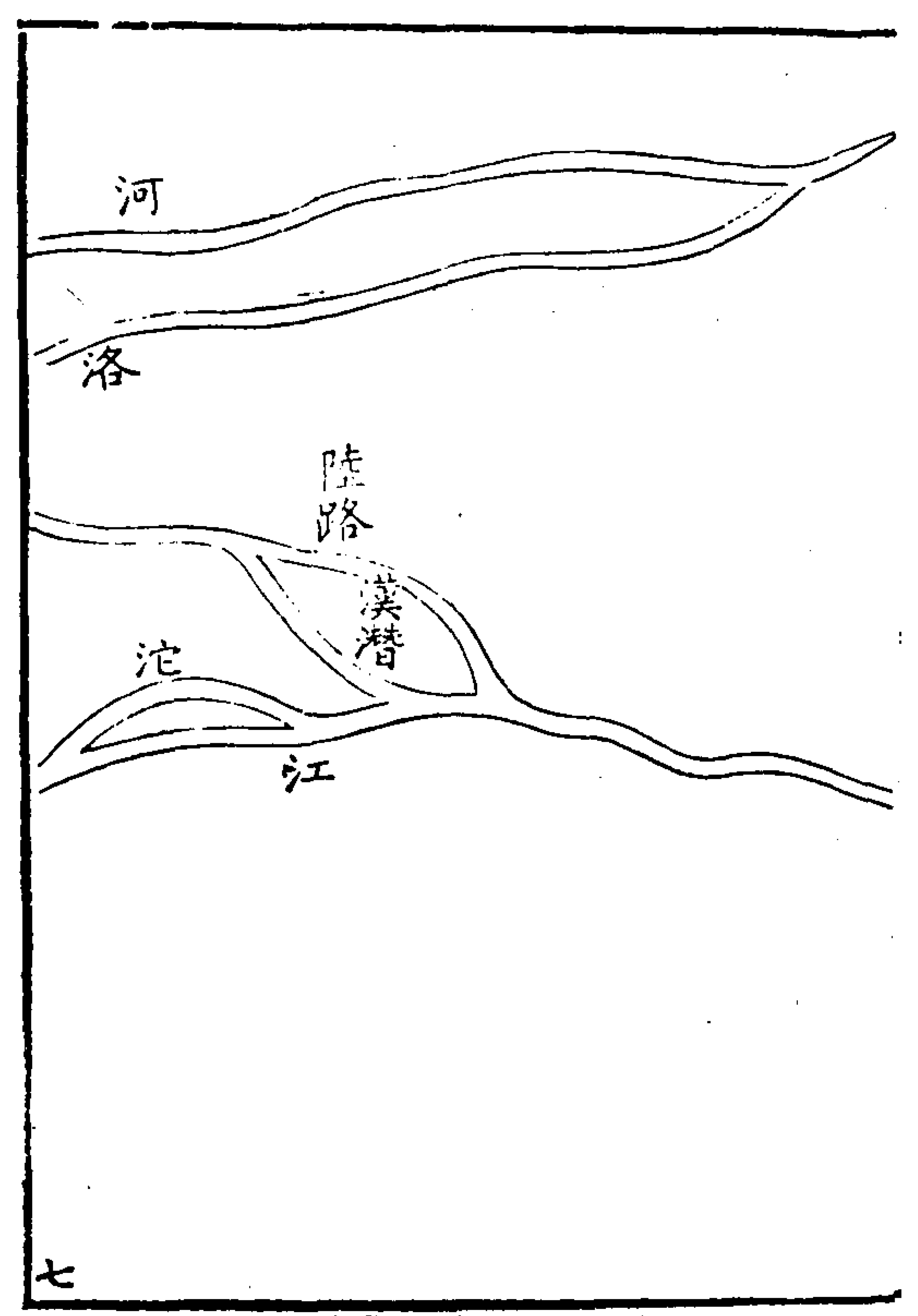
楊州貢賦之道



荆州疆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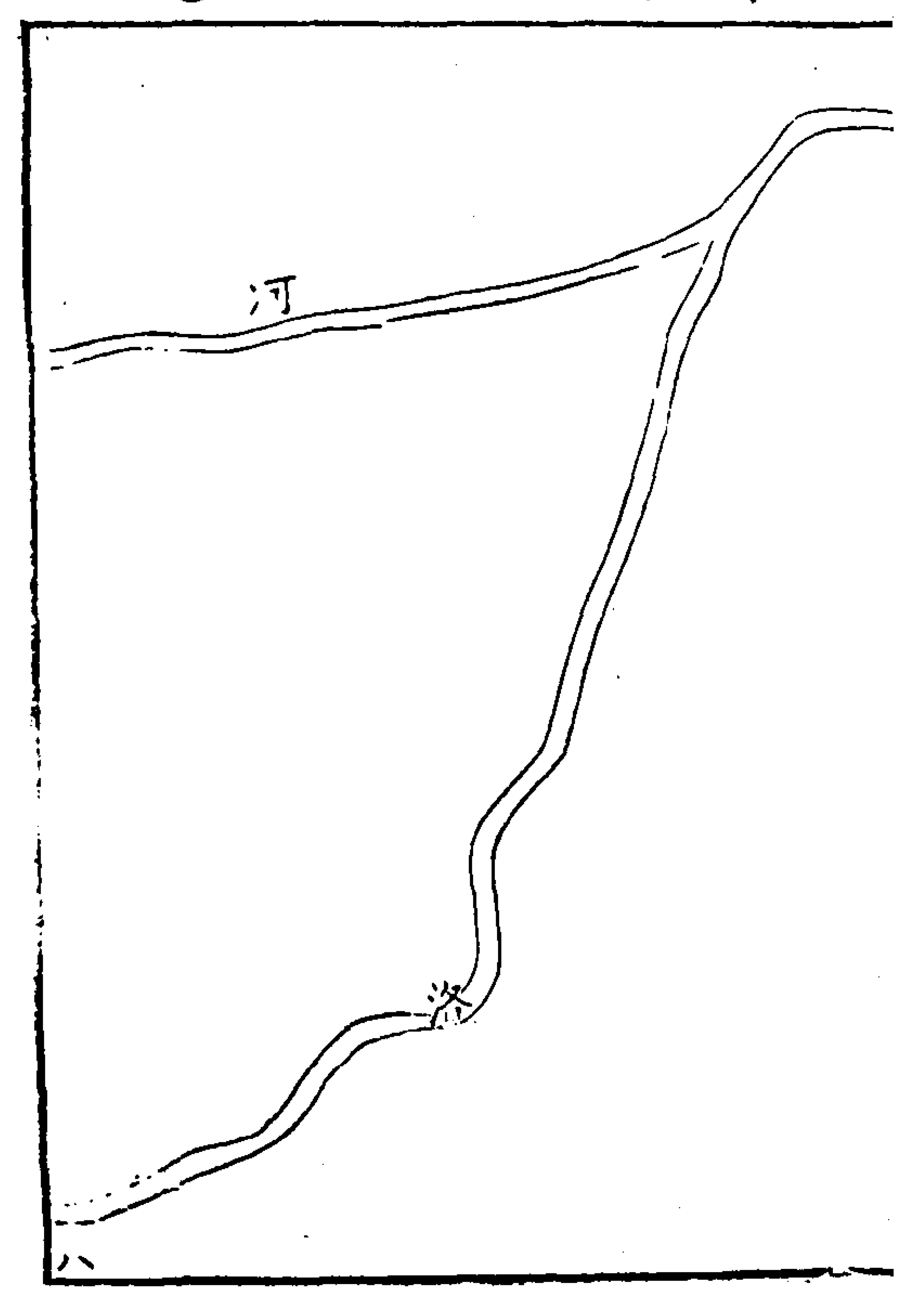
荊州貢賦之道



豫州疆界

菏澤
曹州西南
導菏澤被孟豬
孟豬
虞城縣
滎澤
滎澤縣
鞏縣
滎波既豬
偃師縣
瀍
洛陽縣
波
洛陽縣
新安縣
替亭北
澠池縣
澗
白石山
上洛縣
洛
熊耳
伊
荊山
既入于河
伊洛瀍澗

豫州貢賦之道



梁州疆界

漢
嶓冢山
疊溪所
黑水
岷山
江
茂州衛
洋縣
潛
華陽
潛
沔縣
沱潛既道
新繁縣
沱
魚腹縣
夷水
灌縣
沱
梨
蒙山
蔡山
雅州
雅州
和川
夷道
沫水
和夷底績
蔡蒙旅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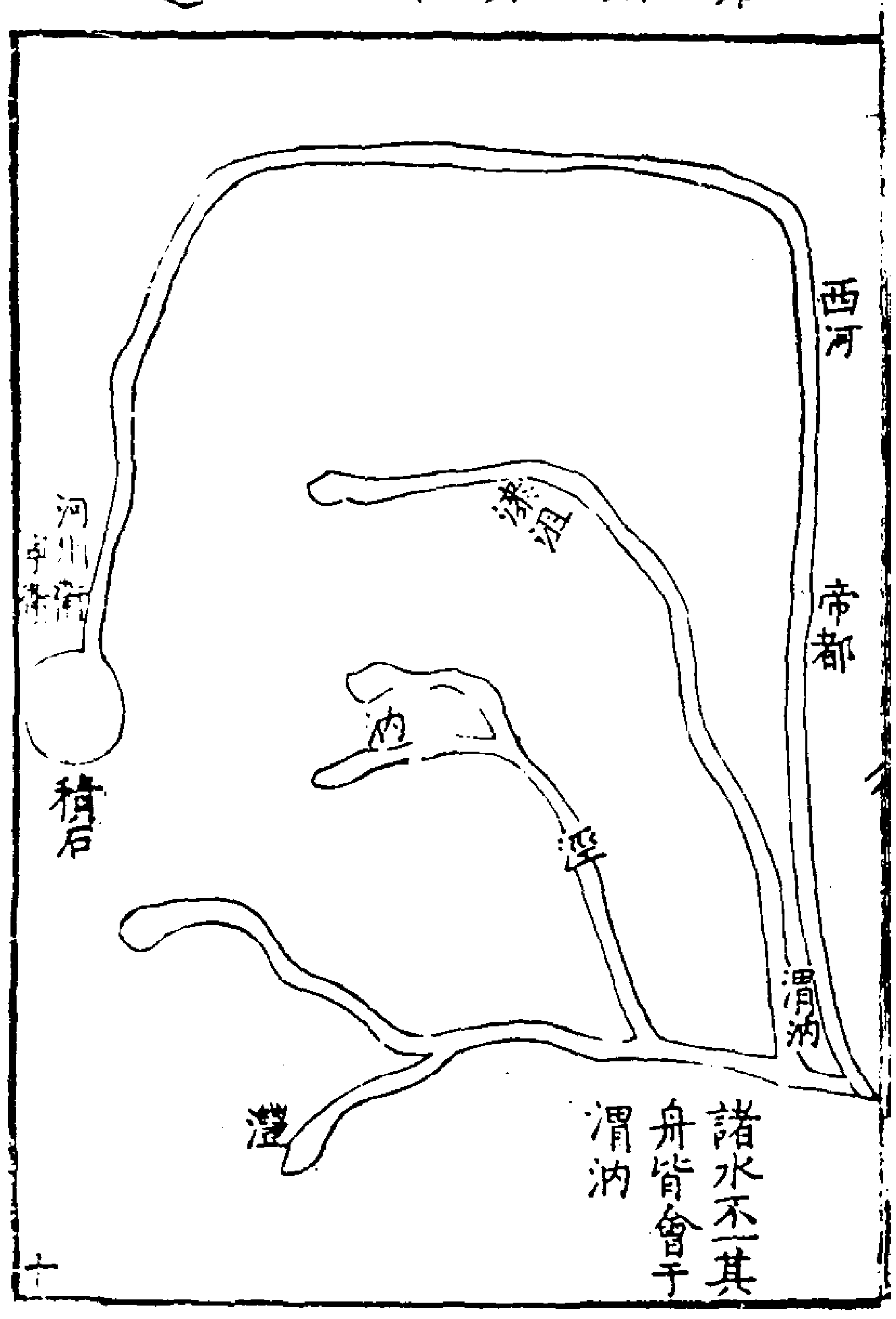
梁州貢賦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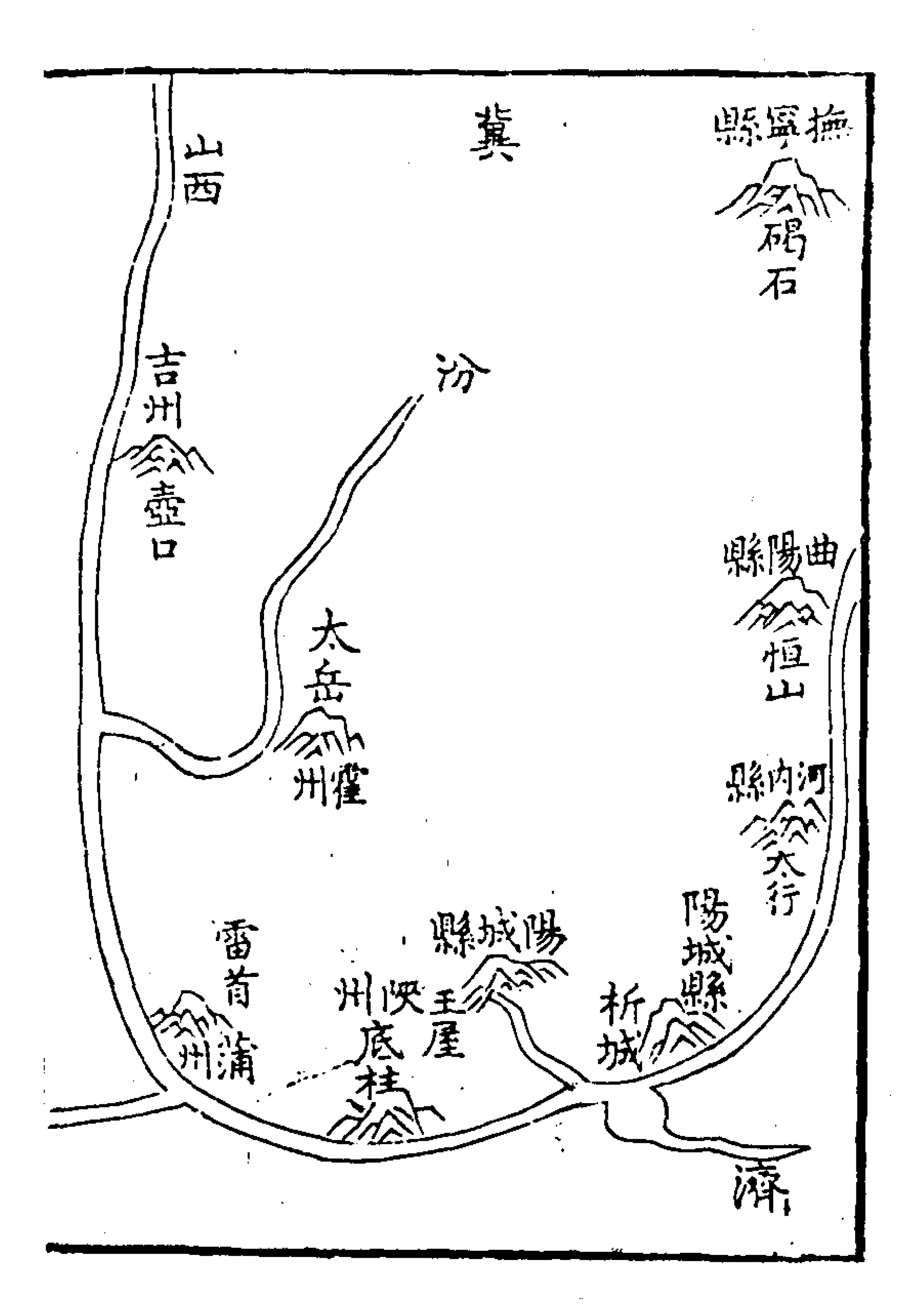


雍州疆界

流沙
弱水既西
合黎
弱水
寧夏
涼州至于豬野
沙州
甘州
雞山
豬野
肅州
西河
洛源縣
洛
黑水
三危
宣君縣
沮
三危既宅
子午嶺
平涼縣
汧頭山
汭水
弦蒲
隴州
同官縣
漆沮既從
岐山縣
涇屬渭汭
荊岐既旅
涇水
漆沮
富平縣
荊山
隴州
渭源縣
武功縣
原隰底績
原隰
岐山
朝邑縣
惇物
渭水
鳥鼠
南谷
灃水攸同
咸陽縣
至鳥鼠
終南惇物
鄠縣
灃水
終南

雍州貢賦之道




冀
撫寧縣
碣石
山西
汾
吉州
壺口
太岳
霍州
曲陽縣
恒山
河內縣
太行
陽城縣
析城
陽城縣
雷首
蒲州
陝州
王屋
底柱
濟

雍

陝西

岐

岐山縣

研

漆沮

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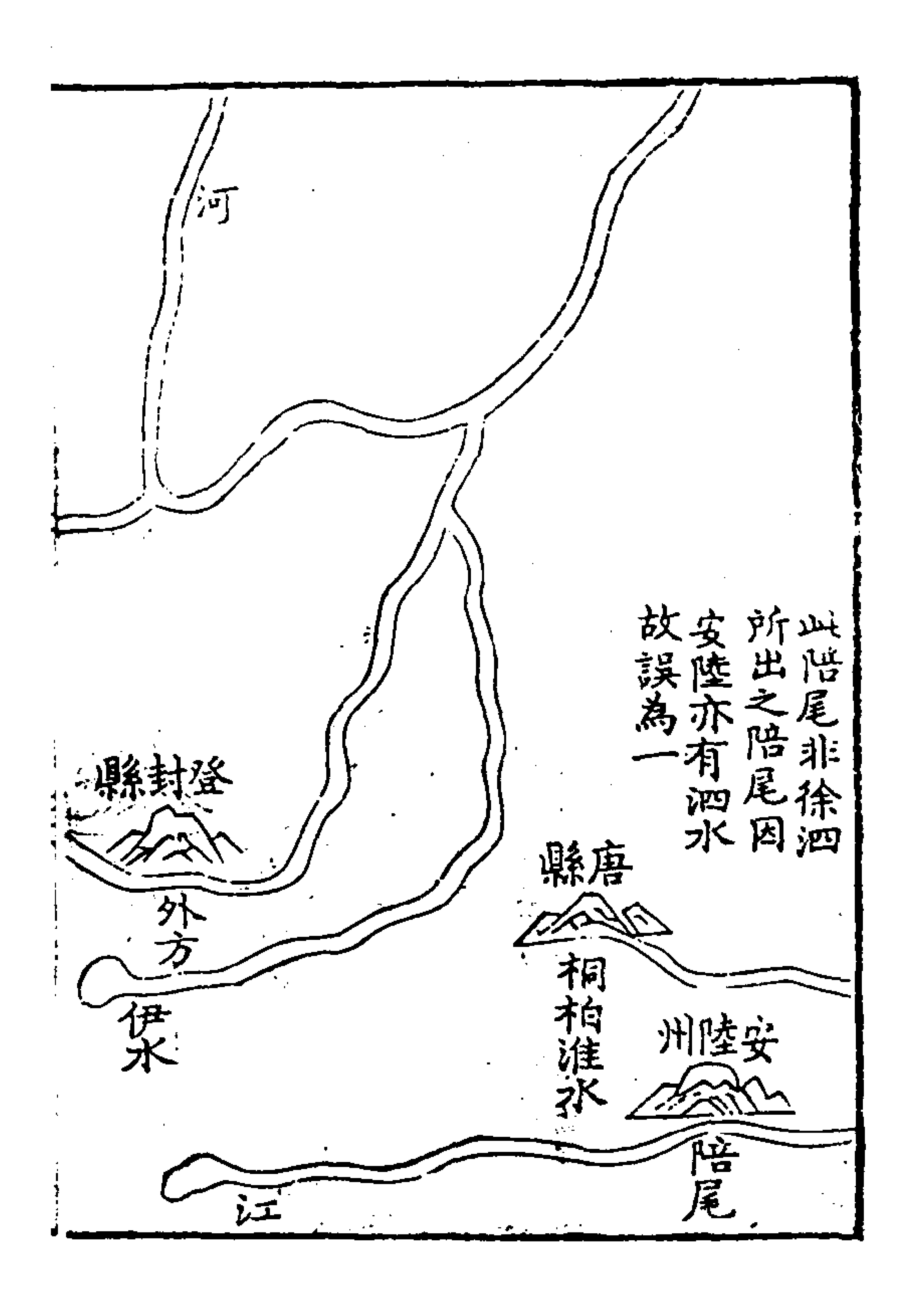
富平縣

汭水

隴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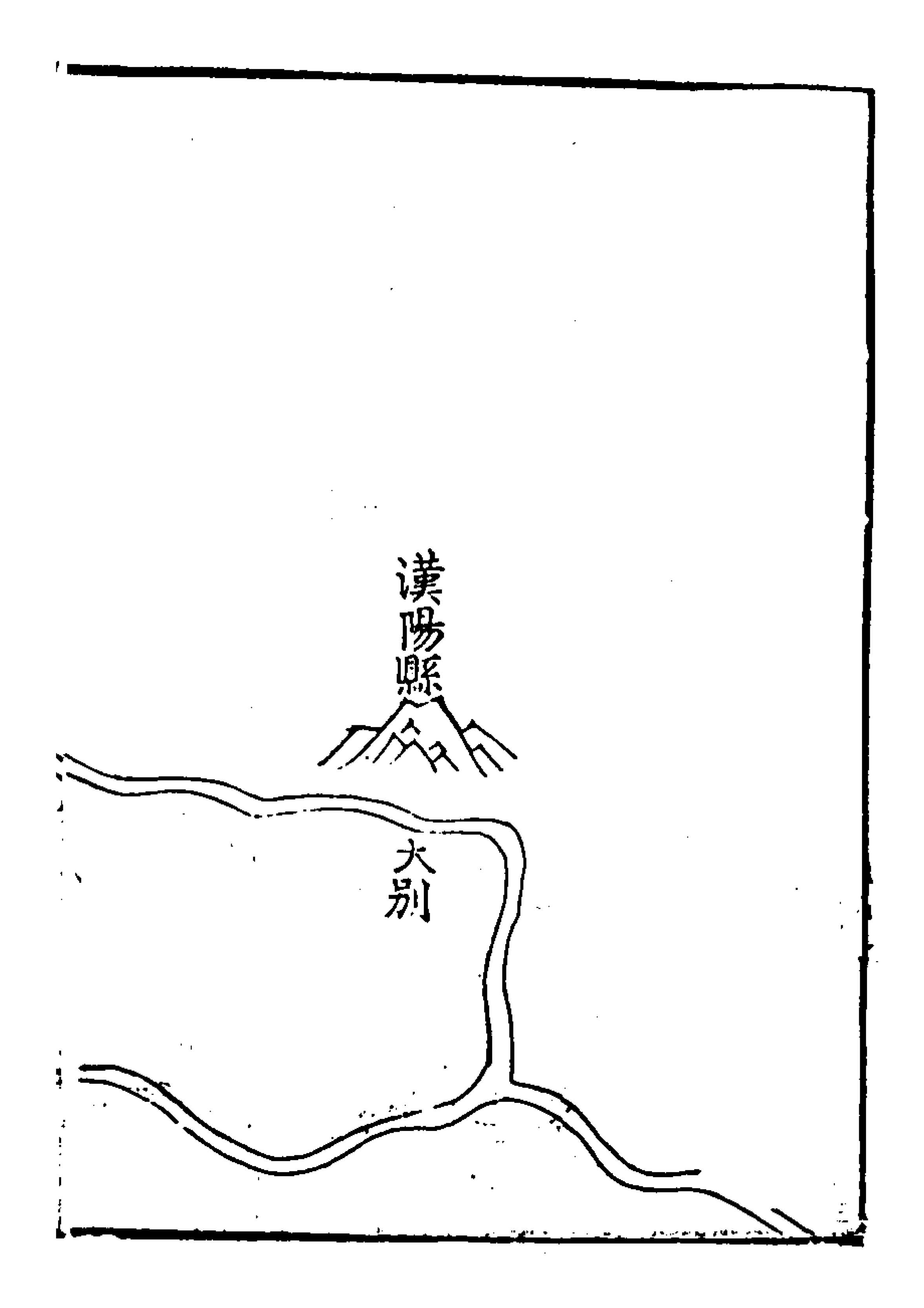
渭

涇水



河
登封縣
外方
伊水
此陪尾非徐泗所出之陪尾因安陸亦有泗水故誤為一
唐縣
桐柏淮水
安陸州
陪尾
江

華陰縣
太華
商州
熊耳
冢嶺洛水
伏羌縣
朱圉
去鳥鼠西二百里
漳縣
西傾
此西傾非梁州臨洮之西傾渭水未嘗經流
渭源縣
鳥鼠
南谷
渭水


漢陽縣
大別

秦州

嶓冢

漢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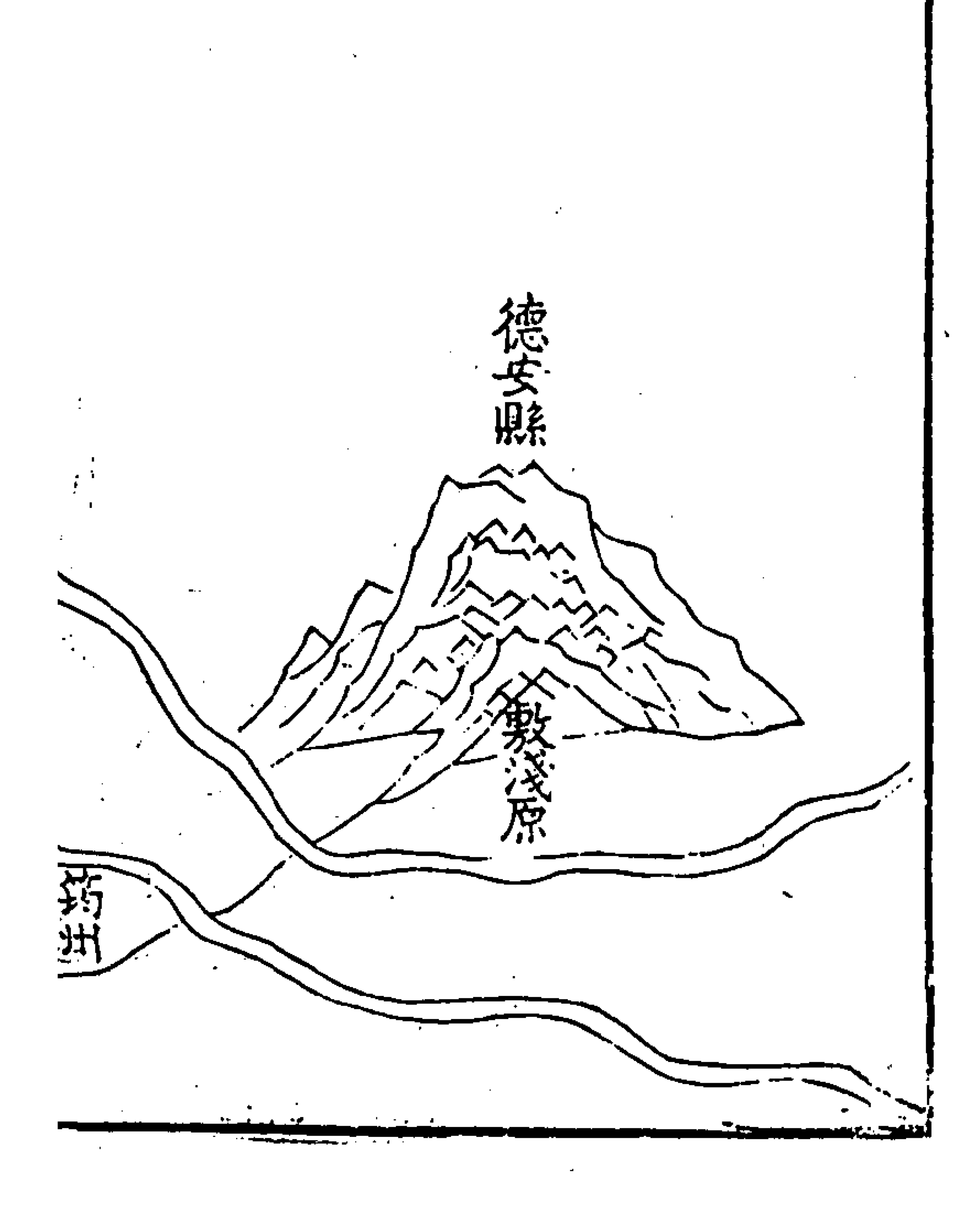
南漳縣

荆山

荆門州

内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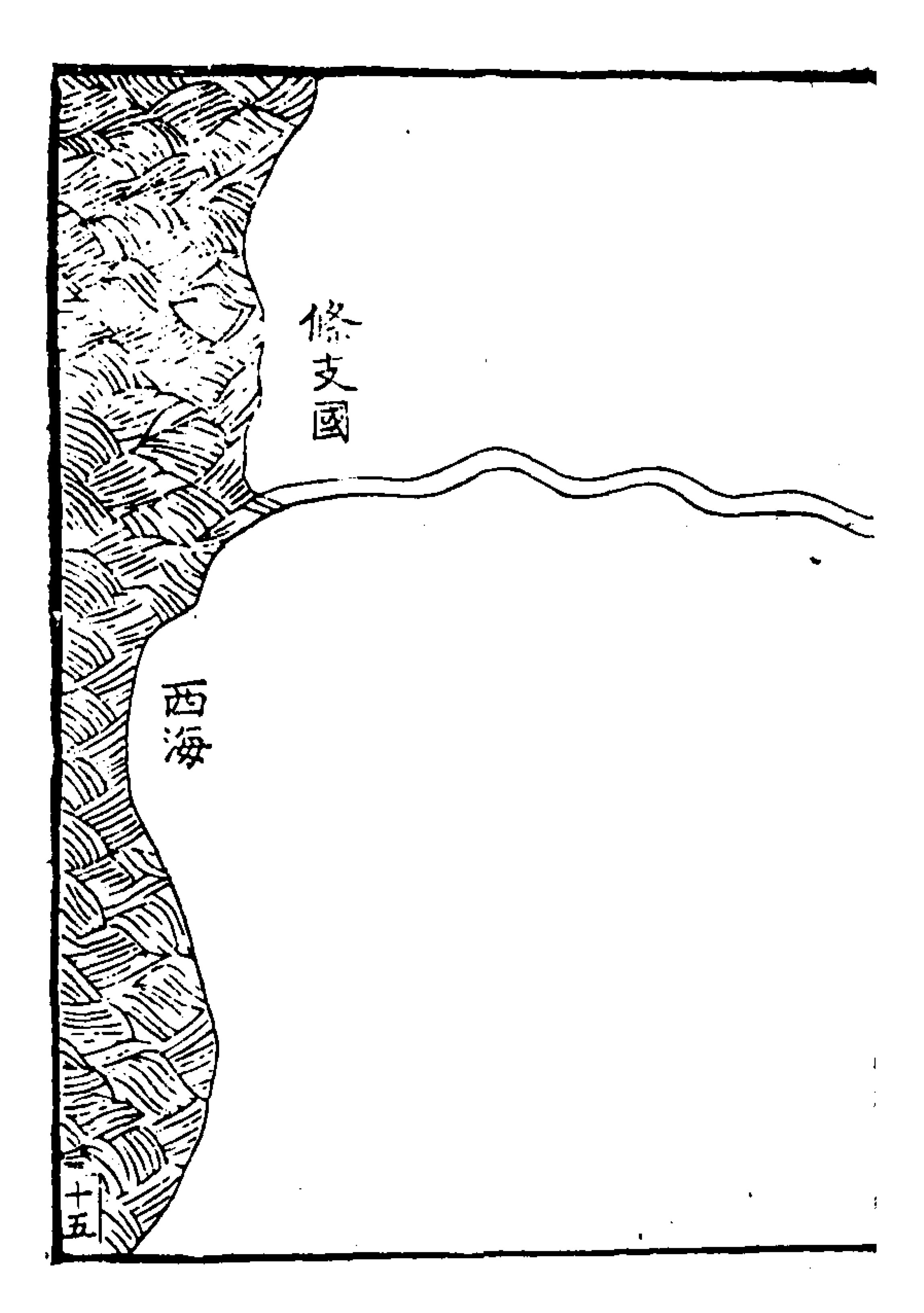
江


德安縣
敷淺原
筠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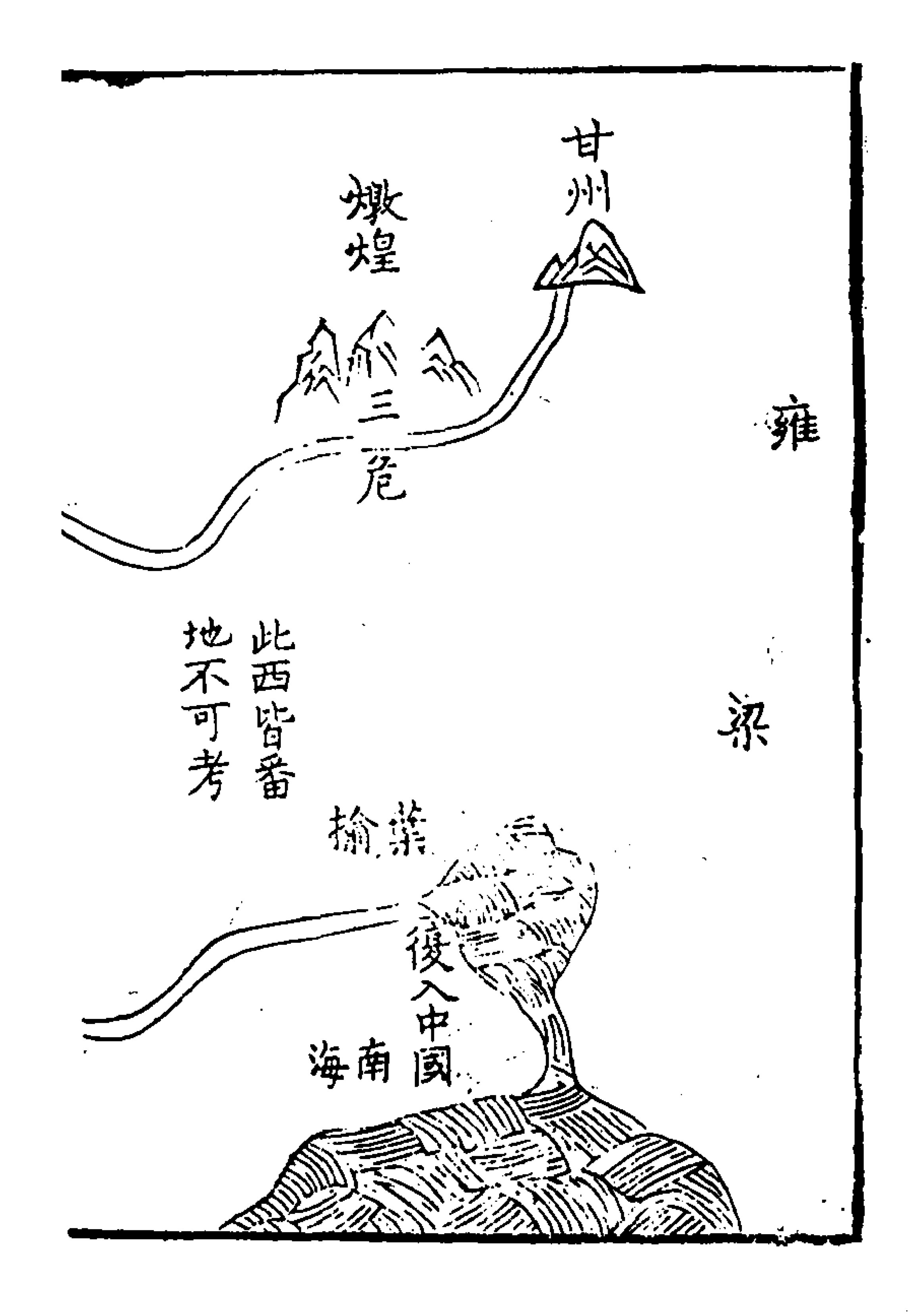

衡山縣
茂州
湘水
山脉
岷山江水
山脉
衡山
九江
桂嶺
袁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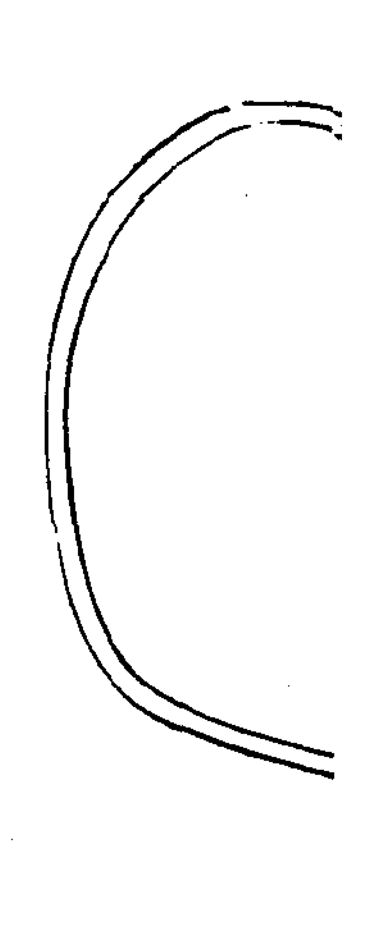
在西寧衛西三百里
吐谷渾
甘州
沙州
涿邪山
莵水園
鹘石山一千五百里至合黎
合黎又五百里至肅州又八百餘里至沙州
流沙又二萬餘里至條支



條支國
西海



甘州
燉煌
三危
雍
梁
此西皆番
地不可考
蒙榆
徼入中國
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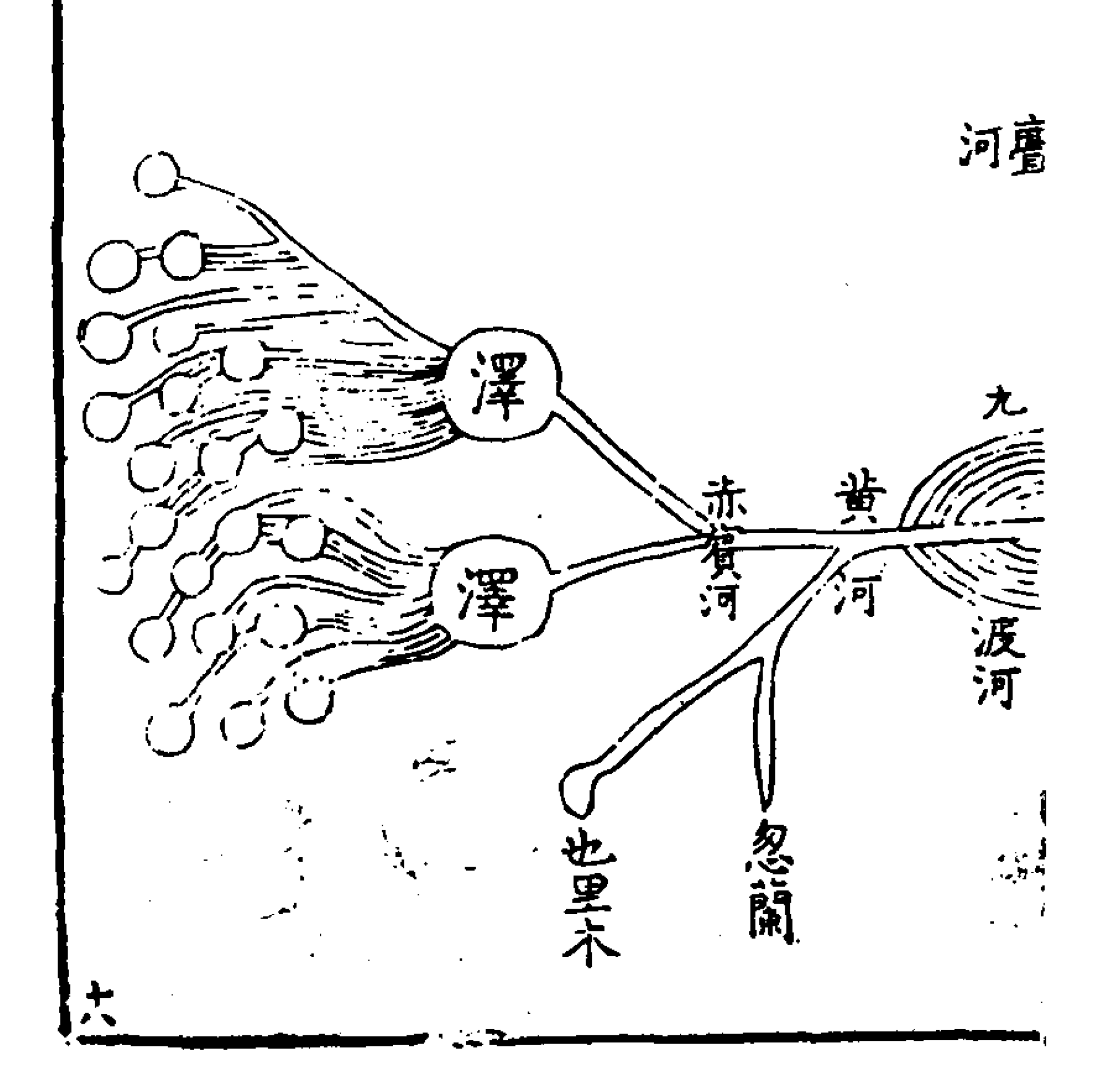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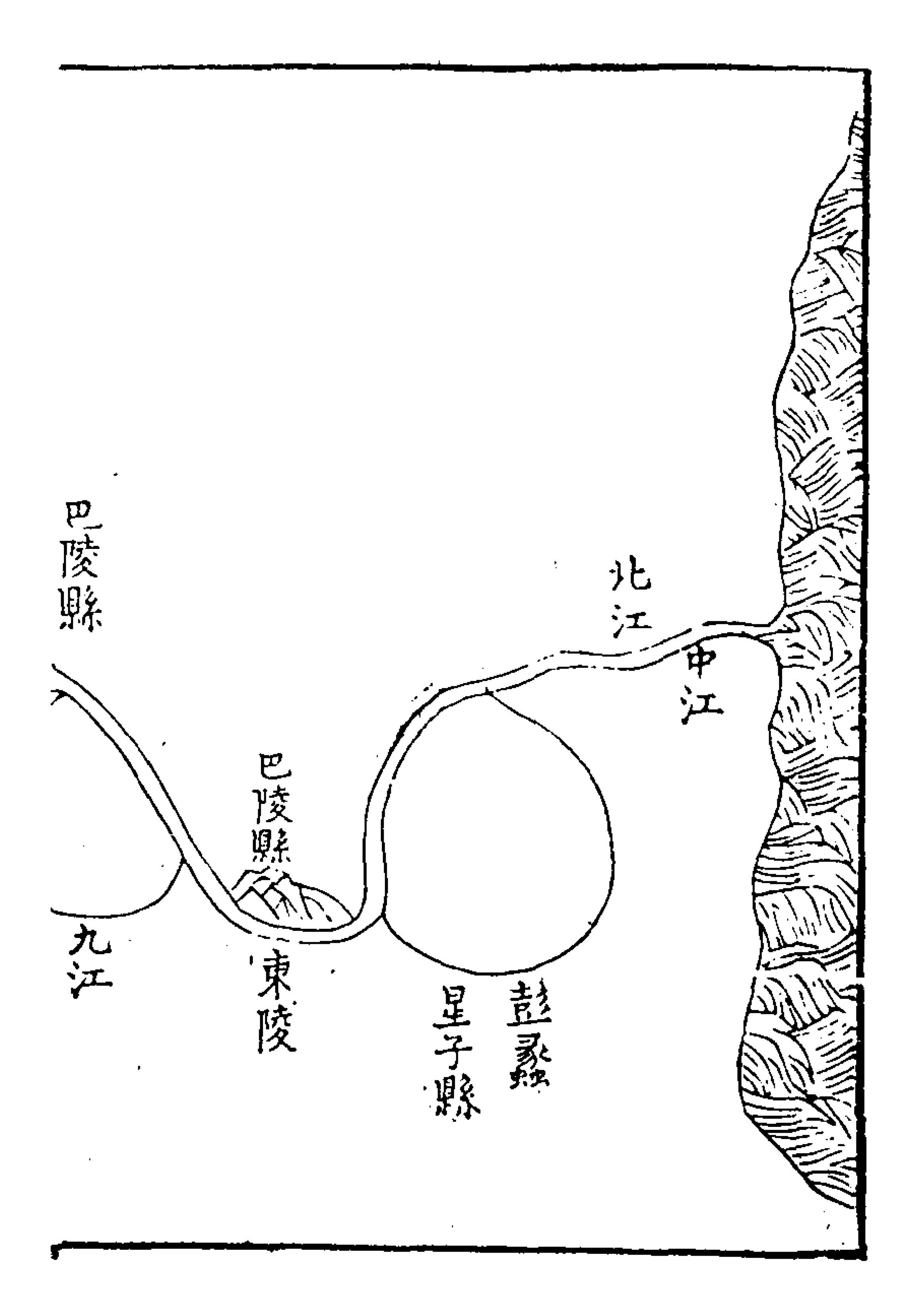
此雖未必然然梁之黑水決非此黑水也或曰黑水一支由陜西鞏昌河州入番界後入四川松潘經茂州威州衛汶川至成都入大江此雍梁之西界也近是黑水止至華陽縣西河止至朝邑縣皆未盡其南境

撫寧縣
碣石
永平府
逆縣
青州
兗州
大那
大名府


滄州
河間府
陸縣
深州
趙州
井陘縣
真定府
大
伾
浚縣
滏水
順德府
彰德府
衛輝府
懷慶府
洛汭
鞏縣
孟津縣
底柱
陝州

大同府
寧夏衛
寧夏中衛
套中
東湟中
東勝州
綏德州
保德州
天橋子
延安府
湟水
蘭州
河州
積石州
貴德州
崑崙
洮水
龍野河
郃陽縣
寧鄉縣
壺口
雪浪窄口
龍門
河津縣
吉州
朝邑縣
雷首
蒲州
華陰
細黃河
乞兒馬出


河
澤
澤
赤賓河
黄河
九
渡河
也里木
忽蘭


巴陵縣
北江
中江
巴陵縣
九江
東陵
彭蠡
星子縣

嶓冢山
氐道縣
西和縣
王城縣
漢
滄浪
均州
沔陽州
漢陽縣
三澨
大別山
岷山
西徼外
新繁縣
江
灌縣

博興縣

壽張縣

安民亭

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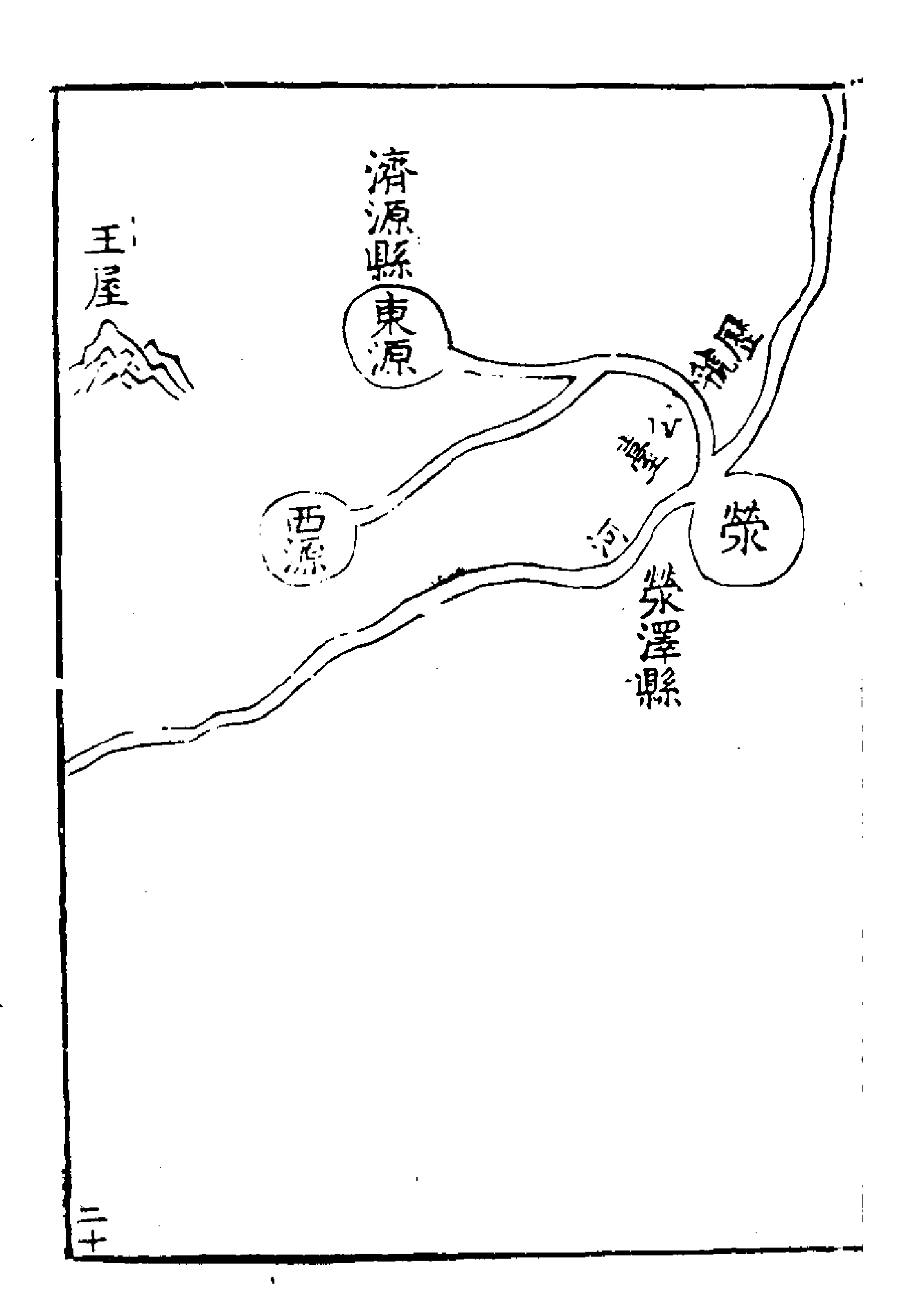
原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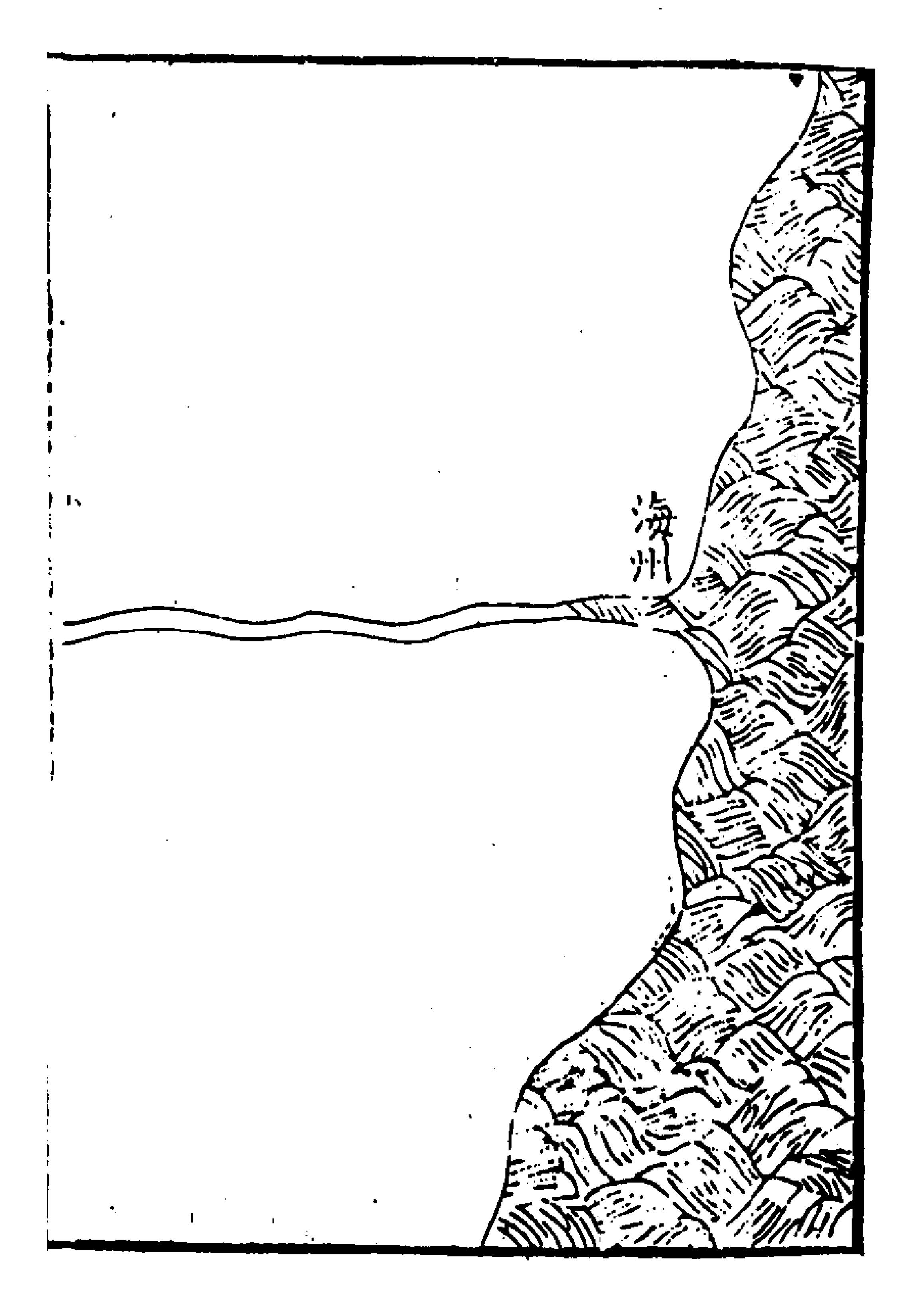
曹州

菏

定陶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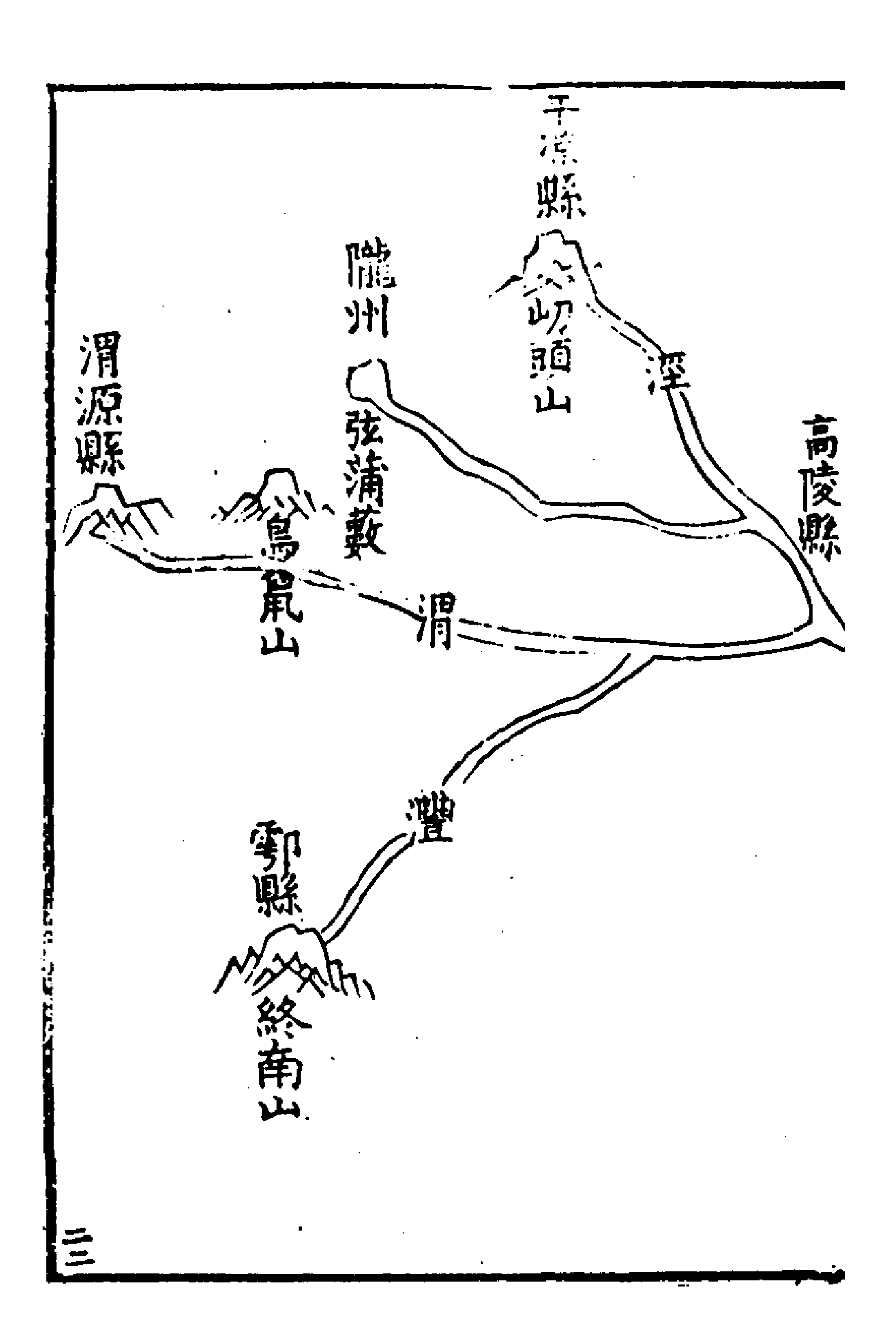
陶丘


王屋
濟源縣
東源
西源
濟
河
滎
滎澤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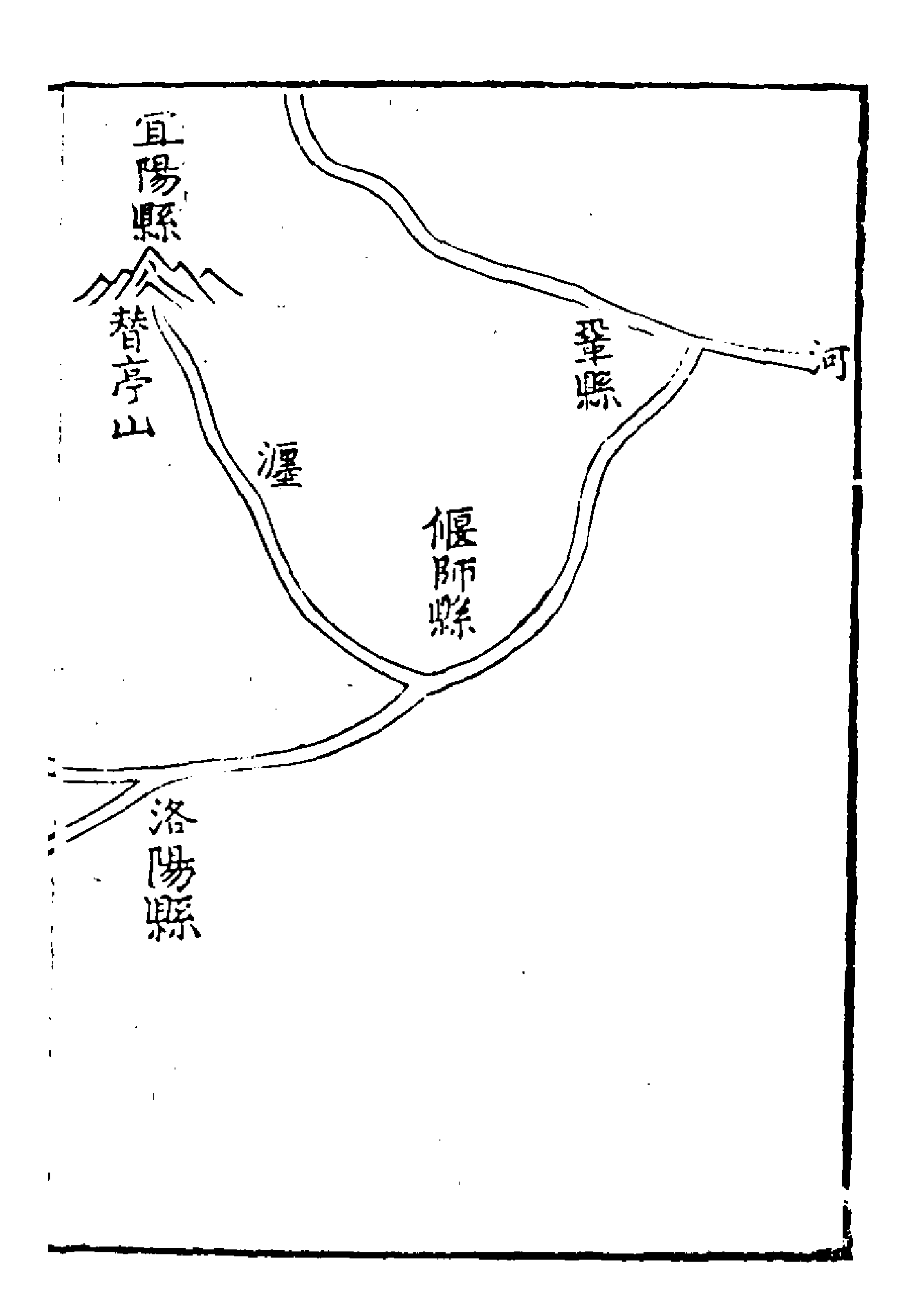

海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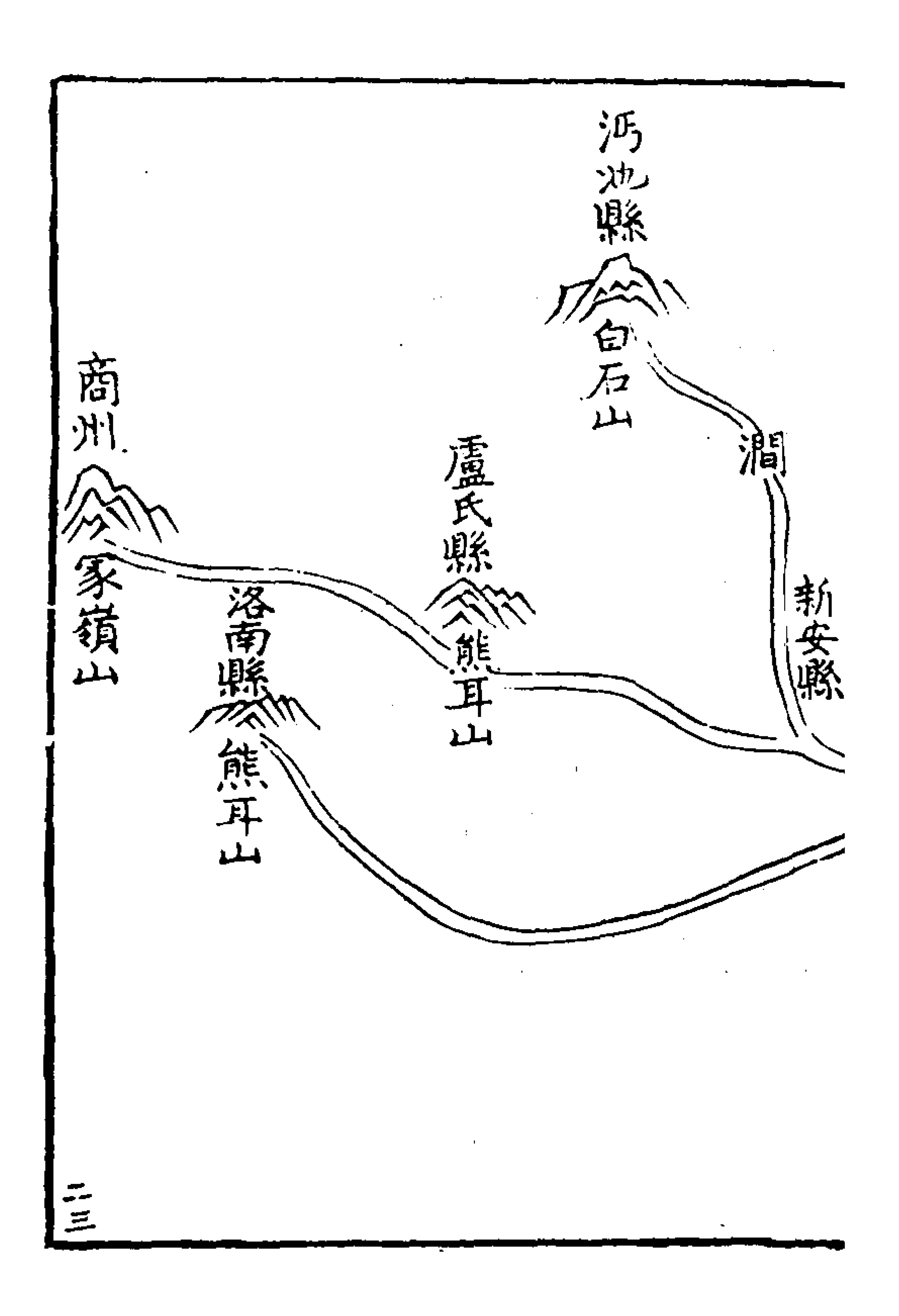
泗水縣
陪尾山
沂水縣
艾山
沂
清河縣
泌陽縣
唐縣
淮
胎簪山
桐柏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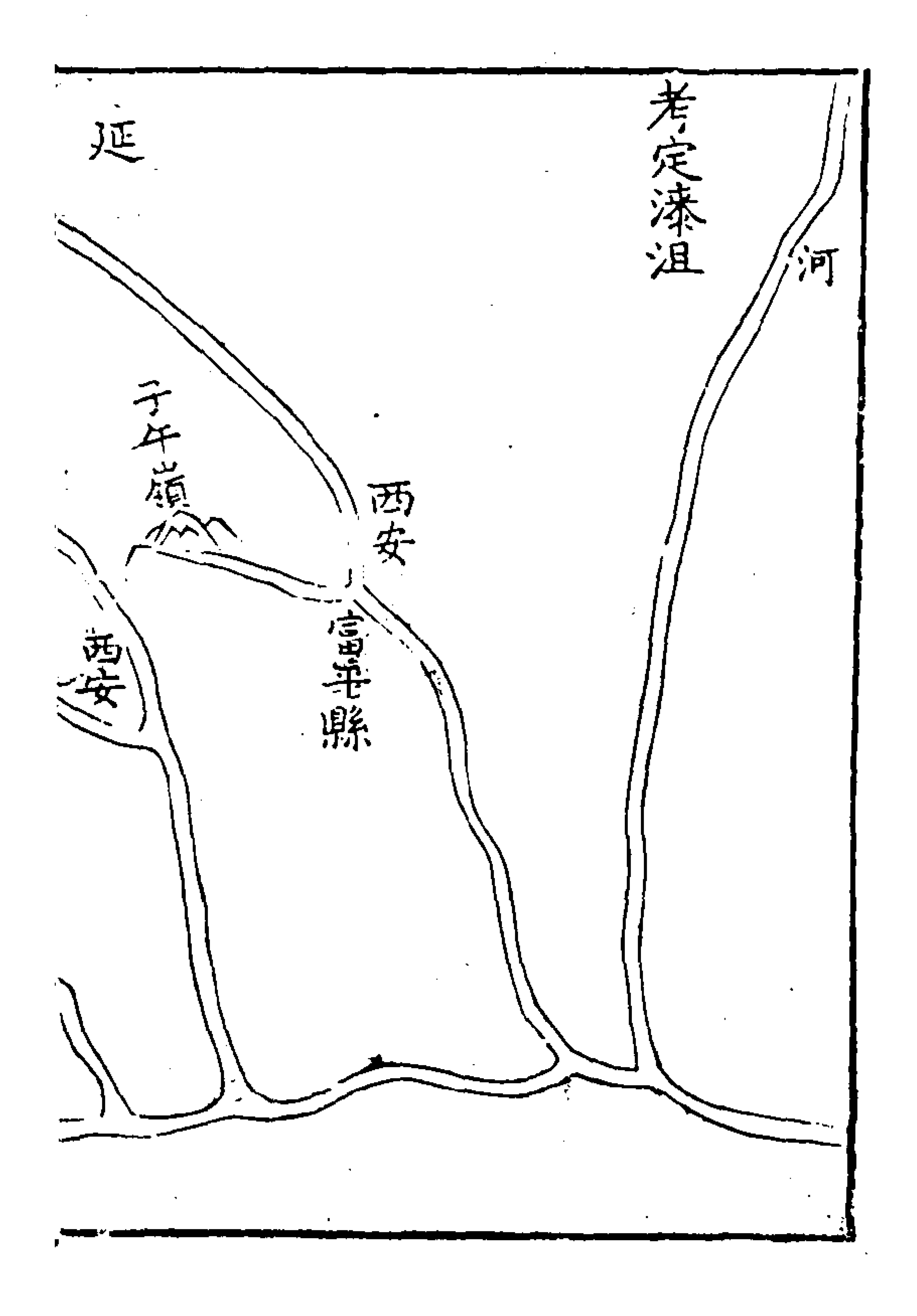
河
華陰縣
朝邑縣
富平縣
沮
子午嶺
宜君縣
漆
同官縣



高陵縣
涇
平涼縣
岍頭山
隴州
弦蒲藪
渭源縣
鳥鼠山
渭
灃
鄠縣
終南山
三


宜陽縣
替亭山
瀍
偃師縣
鞏縣
河
洛陽縣


澠池縣
白石山
商州
冢嶺山
盧氏縣
熊耳山
洛南縣
熊耳山
澗
新安縣



延
考定漆沮
河
子午嶺
西安
富平縣
西安

禹貢圖終

安
洛
慶陽
平涼
涇
汭
鳳翔
昌
華
漆
渭

禹貢說

澹泉鄭曉著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此史臣記大禹治水之要也、分疆別野、其來久矣、洪水橫流、不辨區域、至是禹又分之、經之為九州。孰早治當先。孰高治可緩。緯之為五服。孰近治宜詳。孰遠治宜略。言五服者、禹貢中有五服。又即益稷中之弼成五服也。洪水橫流、地之平者、無非水矣、禹則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隨岍岐以至碣石。隨西傾以至陪尾。隨嶓冢以至大

別隨岷山以至敷淺原。孰為塞水之源而當蹤。孰為壅水之流而當導。蓋林木阻隔。不惟水勢難達。抑亦人力難通也。九州之境、不可無別。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或取諸岳鎮。或取諸海瀆。或定界于域中。或標望于境外。所謂主名山川以為一州之綱紀也。

○舉舜敷治、禹敷土、敷于四海、禹敷下土方、四敷字同是治意。亦有分遣共治意、解為分別九州未安。商頌亦註敷為治。禹敷土三句非三事。首句、總言禹之平治水土、隨山刊木、是治水之節目。所謂

益烈山澤而焚之。奠高山大川。是治水之綱領。卽下文導山導水。此二者乃治水之要。古言

冀州

史臣記禹經理冀州也。禹之治水。先下而後高。冀州非下。而先治者。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也。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言濟河惟兖。則知冀在兖之西。言荊河惟豫。則知冀在豫之北。言黑水西河惟雍。則知冀在雍之東。若書疆界于帝都之上。等諸州矣。今不言之。所以尊京師也。以疆界而定帝都之域。有限量矣。今不言之。示王者

無外也。冀州帝都、禹受命治水、在所當先。盖人主百官宗廟之所在。自當先治。或曰急君親。或曰三面距河、水患尤劇。皆與註不合。以今輿地考之、冀州即今山西之太原平陽大同潞安四府。汾澤沁遼四州所屬。河南之懷慶彰德衛輝三府所屬。北直隷之順天順德真定保定河間永平廣平七府。大名府之滑縣濬縣開州長垣縣宣府及今遼東鎮遼河之西皆是。故冀地最廣也。

既載壺口、

冀州之水莫大于河。禹經始治壺口、以殺河勢為

開河道計也。冀州天下所當先。壺口、又帝都所當先。導山嘗先岍岐矣。然特相其便宜耳。開鑿之功實自壺口始也。導河嘗先積石矣。然特遡其上流耳。疏濬之功。實自壺口始也。八年于外。始于此時。四載之乘。始于此地也。蓋壺口在岐梁二山之南。正河流北來南注之處也。凡作禹貢文字。可用山川之名。不可用郡縣之名。郡縣之名。古今不同。此時未有郡縣也。

治梁及岐、

岐梁二山河水所經。其石崇竦。壅遏為甚。河勢既

殺方可施功故禹治之所以開河道焉壺口是殺河勢岐梁是開河道二句上下相關蓋壺口在南梁岐在北梁岐在上流壺口在下流梁岐壅塞河水出孟門之上無處下手施功而壺口在其下流先將壺口疏鑿寬廣下流既通則上流水勢自殺始可施功故曰殺河勢朱子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視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太原濬汾水之源也修岳陽導汾水之流也至

字亦當癸。蓋太原在北。岳陽在南。中間非止一山非止一地也。上治三山以導河。此修二地以導汾。既載三條。創新功以治河。因舊功以治汾。創新功者。八年于外之勞。自是而始。因舊功者。九載弗成之績。于是而終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此記覃懷衡漳之成功也。覃懷之地。洓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衡漳之地。清漳流于其北。濁漳流于其南。令禹治之各底績焉。蓋洓水淇水由其道。則覃懷之地底績。此舉地以見水。清漳濁漳入

于河。則近衡漳之地底績。此舉水以見地底績云者。水患去而平治之功成也。河水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地形東西為橫。南北為從。河北流而漳東注。是河從而漳橫也。

厥土惟白壤

水土既平。土宜可辨。彼教民稼穡。因地制貢。皆不可不先于辨土。一辨其色。一辨其性。冀州之土。非青黎。非黑赤。其色則白素。潔而不雜也。冀土之色豈皆白而白着多耳。冀州之土。非塗泥。非墳壚。其性則壤柔軟而無塊也。冀土之性豈皆壤。而壤者

多耳。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土宜既辨。田賦可定。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及場圃園苑漆林之所出者、賦也。以九州品序而等列之。則為第一等。然地力有上下。年分有不同。雜出則為第二等焉。以言其田。豫為中上。第四等也。冀之田、視豫為下一等、則為中中。兖為中下、第六等也。冀之田、視兖為上一等。則為第五等焉。賦上、要見非盡出于田。及地廣人工、修之意。冀州賦無定法。田有定品也。大抵水既平。而後土得辨其宜。土

辨其宜而後田賦之品等定。餘州倣此。錯在上者自下而升一等。豫錯上中是也。錯在上上之下。則間出第二等也。歲入多寡。相較以為之等。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皆用什一。賦入既有常數。而又有間出他等之時。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然則雖夏之貢法。亦未嘗不徹也。而孟子以為不善者。雖間有通融。未若商周之登耗與民同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田賦既定。水土尚有未平者。容可已乎。恒衛水小而地遠。不暇治也。今水土悉平。于是恒水導之使

入滹水衡水導之使入滹沱大陸地平而近河卒難治也今土水皆治而後其地可耕可耘魚鼈之淵變而為桑麻之區也按水小地遠為害不深不暇先治地平近河水勢充斥卒難施功故成功于田賦之後水之小者順其道地之平者興其功

島夷皮服

此記島夷之貢海島獸所產也或熊羆狐狸以其皮造服而進之天府島夷只是冀州之邊人如青之萊夷徐之淮夷非外夷也冀無貢此島夷貢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此記其北方貢賦之道。帝都之地。東西南三面距河。餘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達河。則達帝都矣。其北方貢賦從何而來。如上上之賦皮服之貢。則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曲之間。是夾右碣石入于河也。入河。則入帝都矣。史臣于冀州北方貢賦之道。必記其自海入河之處也。島夷二條。記北夷所貢之物。著北方入貢之道。

○碣石有二。一在廣東南海口。一在冀州北海口北碣石在海中。如河中砥柱。當河入海之衝。鎖中國水口。眞天造也。河旁地淪于海。碣石遂去岸五

百里。其地今為遼東西南小海。其西即冀河入海故道。山海關至薊州豐潤一帶是也。未有小海時。遼東亦不屬兖者。盖須入山海關。從永平薊州方至兖遠矣。若屬青州。片帆可達。故唐虞時遼東今遼陽屬青。遼西今廣寧屬冀。自九河淪海而兖地甚狹。古言

今按冀州。河水盤旋。而繞其三面。羣山拱抱。而析為數支。禹之治水。始于西北壺口岐梁之山。遂至太原而南盡太岳之陽。諸山皆列峙于大河之東。與雍州隔境。自此而又東。則有覃懷之地。衡漳之

水。蓋平曠之區、而非山麓之限。大抵與豫州對境。若乃恒衛大陸。又皆直在帝都之東境。而與兖州接壤矣。

濟河惟兖州

兖州、濟水流其東南。兖則據之兖之東南。蓋不止于濟也。然而外此無可書者矣。河水經其西北。兖則距之兖之西北。蓋未至于河也。然而此內無可紀者矣。註言至者、正至其處。據者過其處。距者不及其處。蓋禹奠高山大川、以紀綱一州。或未盡其境而境內有大山川。或已出其境。而境外有大山

川。正盡其境之地。却無大山川可表。故雖過與不及。亦表之以為州境。所謂東南者。只是東南一隅。非是東邊南邊。西北做此。此是二至。非四至也。註云七州皆言二至是也。至據本漢儒之註。宋儒述之耳。今山東東昌府濟南府所屬。齊河禹城臨邑長清肥城青城陵縣泰安州新泰萊蕪德州德平平原武定陽信海豐樂陵商河濱州利津霑化滄臺兗州府所屬。陽穀東阿平陰東平汶上壽張直隷大名府所屬。元城大名南樂清豐內黃開州長垣東明魏縣河南開封府所屬。延津封丘原武陽

武胙城古黃河故道。雖在開長之南。亦非禹時故道矣。其在山東亦如之

九河既道

此治河也。洪水之患。惟河為甚。兗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劇。禹則當其北向所經之地。大陸而下。逆河而上。將入海而未入海之處。分之為九。以殺其勢。支派既安行于外。正流亦順道于中矣。此處河流下趨。海潮上壅。勢必激盪。須分為九河。在滄州之北。平州之南。今永平府撫寧縣西有碣石山。去海三十里。遠望穹窿。如冢。中有石。特起如柱。在海

東南之灣與諸家所載碣石狀甚相合以故知九河之地在滄平間九河非有他水止將一河分為九派以殺河勢耳

雷夏既澤

此志濟也兗州之水莫大于河其次莫大于濟濟水未治橫流漫決而入于雷夏澤澤不能受則泛濫奔潰不知何為雷夏而澤失其為澤矣禹既疏導而濟水治則雷夏始得為澤此重濟水澤在濟水之南不可以豬意講盖雷夏與濟在二處與大野不同不言既豬而言既澤意自別也

灉沮會同

上治河濟之正流此治河濟之支流也夫九河既道河之正流治矣灉者河所出也禹既治之于是會同于沮水焉雷夏既澤濟之正流治矣沮者濟所出也禹既治之于是會同于灉焉三句以河濟為說上二句正流下一句支流或云水之分水之止水之合皆得其治亦通濟河四條表河濟以別其境治河濟以除其患也汳音汴非汴水也豫別有汴水許慎曰河灉在宋名汳灉非汴也

○沱潛灉沮乃江漢河濟支流兗多灉豫多沮梁

多沱荆多潛古言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水患既治地土斯平蠶性惡濕向當懷襄之際土雖宜桑豈能既蠶令水既治則樹藝作而蠶桑成絲帛之利興矣民依于土向當滔漫之時民依丘陵豈能宅土令水既治則下丘陵而居平地鷄鳴犬吠閭閻相望矣二句兩平不相連帶既蠶重民利興不重物性遂言民利興民居奠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辨兖州之土其色淄黑其性墳起草則繇而茂盛

木則條而長達。上宜桑之土。下一州之土。六條還截到會同爲是桑土宅土黑墳繇條皆本于水治來。或截到宅土以上爲水土平。然後土宜辨。未安桑土二條地利興而民得其所。土宜辨而物遂其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土宜既辨由是以其田而言之中品之下第六等以其賦而言之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兖賦下下爲第九等最薄其賦正也然不惟等之下。抑且入之緩葢兖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劇水患雖平

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納賦同于他州作治是耕
耘樹藝以人事言生聚以十年而復以天時言氣
化以一紀而周美令猶緩之至十又三年而後取
之聖人雖為足國之計豈忘足民之心哉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以言其貢兖地宜漆厥木惟條而漆生矣則貢之
兖地宜桑桑土既蠶而絲成矣則貢之若夫假杼
機勞經緯而有織文則承筐是將焉貢所產之物
謹所貢之精也厥賦至此上薄所取而入之緩下
獻所有而謹其精也既薄而又緩見愛民之仁既

貢而又篚。見敬君之義。

浮于濟漯達于河

貢賦定矣。何自而來。漯水通于濟。自濟入漯。自漯入河。舊作二道者非是。蓋濟自河南滎澤縣伏于地中。歷鄭州中牟祥符陳留杞縣歸德北抵山東至定陶方出。去河數百里。方能達河。浮于濟漯。正與浮于淮泗同例。由二小水。而達于一大水也。陳氏曰。因水入水曰達。厥賦至此。貢賦之入有常制。貢賦之來有常道。

今按兗州濟水見其東南。河流注其西北。地最卑

下。治之宜急，河自大陸而北、播為九河。九河道則經流支流、朝宗于海矣。濟自城陽而西、匯為雷夏。雷夏澤則上流下流、蓄洩有方矣。河之南、灉水出焉，濟之北、沮水出焉。今亦異流而同歸也。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大海環于東北，青之東北，則至于海焉。岱山峙其西南。青之西南，則距于岱焉。今山東青萊登三府、濟南所屬歷城、章丘、鄒平、淄川、長山、新城、濟東、濟陽及遼東之遼水以東遼陽一路是也。

嵎夷既略

嵎夷東表之地可以興樹藝而為之封也可以立溝塗而為之畛也青州之土平矣封是樹藝興畛是溝塗立不可遽以廬舍之類講

濰淄其道

出箕谷者濰水也出原山者淄水也濰水則北入于海淄水則東入于濟青州之水平矣合上句地與新功水循故道也

厥土白墳海濵廣斥

青州之土其色白其性墳海濵之地廣漠而斥鹵鹹地可煑而為鹽者也上辨一州之土下辨一方

之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其田、上品之下、第三等也。賦、中品之上第四等也、田有定則、賦有定等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

厥篚檿絲

青州之貢、有鹽以為食用者。有絺以為服用者。海物非一種。今皆貢之、則祭祀賓客之用服食器用、有所資美。絲枲鉛松怪石。岱谷所出為最美。制之為貢。絲枲衣服之用。鉛松怪石、器物之用。豈責有

于無哉。萊夷以畜牧為生。今水患悉平。其地可以牧放而遂其生。萊夷所產者有山桑之絲。最為堅韌。則蔵之以筐。而貢以為琴瑟之弦。是豈取盈于寡哉。海物非一種。不可指出物件。講厥貢至怪石。上不詳其地。下必詳其地也。海物至怪石出于水者無定品。出于山者有定品也。二條。田賦獨成于內者定其等。土賦兼及于外者定其制也。厥賦至此。上之所取者其品定。下之所貢者其品殊。三條。聖人辨青州之土。故有以定田賦而定土賦也。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于原山之陽西南入濟貢賦之來則由汶而達于濟焉達于濟則達于河達于河達帝都矣

青州貢賦之道因小水而入于大水也

今按青州直據東表乃形勝富强之地史謂秦得百二齊得十二齊即青州也青之西南雖距岱而無羣山之險故嵎夷略而瑯琊左右皆樂土東北雖至海而非横流之衝故濰淄道而濟汶上下皆安流青視他州施功為甚易而成功為甚速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青州之域海與岱也揚州之域淮與海也徐州之

域東有海東則至于海焉北有岱北則至于岱焉南有淮南則至于淮矣爾雅濟東曰徐州者商無青并青于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于青也今南直隸徐州所屬淮安府海邳州所屬及桃源沭陽清河安東山東之青州府所屬莒州沂水日照安丘諸城蒙陰兖州府所屬金鄉魚臺城武單縣濟寧州嘉祥鉅野鄆城曹州南境曹縣定陶揚徐二州當以淮為界淮北為徐淮南為揚註云止言淮海四句恐未必然蓋既有嫌于淮海岱何不曰淮岱惟徐州乎此史臣書法終不可曉

淮沂其乂

出于胎簪山者淮也徐之川莫大于淮淮乂而入海則自泗而下凡為川者可知也出于艾山者沂也徐之浸莫大于沂沂乂而入泗則自沭而下凡為浸者可知也上境之嫌于二州者辨之明此水之大于一州者治之先也泉源注于海曰川可為陂障以灌溉者曰浸

蒙羽其藝

由是蒙山徐山之高者也羽山徐山之卑者也淮沂未治何有于其藝今則蒙羽之山載耕載耘而

種植之功可施矣王氏曰先淮後沂先太而後小也先蒙後羽先高而後下也蓋沂非不大羽非不高比于淮蒙則卑小耳雖曰相因皆有功夫大抵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

大野既豬

大野之澤濟水之所絕也濟水未治泛濫瀰漫大野不得而豬矣今濟水既治由是上源之來是澤有以受之下流之去是澤有以泄之始得而豬矣

東原底平

由是東原之地。地之平者。水所匯也。大野未豬。東原不得而平矣。今大野既豬。于是東原之地。皆底于平。無復泛濫之患也。二條兩平。不相因。大野東原。所以志濟。蓋大野濟之絕。東原濟之經。向也濟水未治。大野不得而豬。東原不得而平。今濟水既治。故大野豬而東原平。水之受濟者得其治。地之近濟者得其治也。四條。王氏曰。淮沂乂而後蒙羽藝。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事之相因也。曾氏曰。淮沂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羽地之高者。東原地之平者。流水治。而地之高者其利興。止水治。而地

之平者。其害除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徐州之土其色赤也。其性黏膩而墳起也。言其草木、進長而不已也。叢生而積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以言其田以他州較之上品之中、第二等也。以言其賦、以餘州比之中品之中、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以其貢而言之。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

有之故制以為貢建大社則用以為壇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四方之中璺以黄土也建諸侯則用以為土封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苴以白茅羽山之谷有五色之雉其羽可為旌旄及車服器用之飾嶧山之陽有特生之桐其材可為琴瑟之用泗水之旁石露水濱若浮于水然可琢磨以為磬夏翟也孤桐也浮磬也皆制以為貢也然惟取之羽畎嶧陽泗濱耳蠙珠暨魚淮夷所産也則貢之以為服飾之用祭祀之需不特珠魚也有玄焉以之為衮所以祭也以之為端所以

齊也。以之為冠，以為首服也，有纖焉，黑經白緯以為襌服，有縞焉，白經白緯，以為祥服，玄也纖也縞也，則盛之以篚而貢焉。玄纖縞斷指淮夷，觀傳中曰青徐揚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明矣。一節中國隨所產而致其貢，外夷貢所產而謹其精，厥貢五句，徐州之貢，有不詳其地者。有必詳其地者。羽畎四句，徐州中外之貢，必隨其地而貢其良也，隨其地，則不敢責有于無。貢其良，則不徒泛取其有。

浮于淮泗，達于河

此是一道貢賦之來。各從其便。濰是西路。汴是東

路。不然，則灉便入泲矣。河之枝流為泲。泲流為灉。灉入泗。泗入淮。貢道逆流而上。由淮入泗。由泗入灉。由灉入泲。由泲則達河矣。又泲水因灉沮而通于河。至大野而合泗。則由淮入泗。由泗入泲。自泲亦可通河矣。史臣于徐州貢道。必識其所經。而及其所入也。

今按徐州在青兗揚豫之中。中原一都會也。言其山川。淮沂經于其前。蒙羽亘于其後。淮沂乂而後蒙羽藝。事之相因也。言其原澤。大野匯乎其左。東原據乎其右。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也。

若乃徐之貢道。蓋泛爲灘水而入泗。泲合泗水而入淮。故徐州貢賦之來。既浮于淮而至于泗。自泗而達河。有二道焉。泗之西流。遡灘可以達河。泗之上源由泲可以達河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北至于淮。東南至于海。今南直隸江南應天鎭江蘇常松江池徽寧國太平九府。廣德州。江北安慶廬州鳳陽三府。和滁二州。淮安府所屬山陽鹽城。浙江浙東浙西十一府。江西南昌饒州廣信臨江吉安瑞州袁州贛州南安建昌撫州十一府。

及南康九江府北境

彭蠡既豬

彭蠡。澤之大者。禹既疏導。由是衆流之來有所鍾。下流之去有所泄。始得而豬也。

陽鳥攸居

鴈水洋北徂。木落南翔。隨陽往來。故曰陽鳥。彭蠡未治。陽鳥安得攸居。今彭蠡既豬。陽鳥飲啄乎州渚之間濵涯之上也。獨于彭蠡言之者。陽鳥之所宜止。水得其治。動物遂其生也。

三江既入

一松江下七十里分流趨于東北者為婁江趨于東南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也今禹濬導皆入于海焉

○傳三江者以婁松東江當之恐非謂之江必源泉所注積為巨川衍為長流者今吳地三江直畎澮之大者豈足為江三江與九江九河意同蘇說謂岷山之江為中江嶓冢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矣蔡氏力辨其非豈知江流變遷安得據今之江流而非古書也況

江漢合流同滙于彭蠡旣滙而東合而復分至海口而復合入海猶同爲逆河入海也若以蘇說爲非今之江流則今之江流亦非書之北江中江矣安得遽以書之中江北江爲誤而以今之江流爲足據耶註疏言三江入震澤又引韋昭說錢塘江亦三江中謬甚古言

震澤底定

震澤之水多震盪而難定三江未入何有于底定今三江旣入于是陂障益堅隄防已固底于定而不震也震澤即太湖縱横二百八十三里三萬六

千頃跨蘇州府吳縣常州府武進無錫宜興三縣浙江湖州府烏程長興二縣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衆水治矣由是箭竹曰篠大竹曰簜皆布生矣草則少長木則長高矣

厥土惟塗泥

以其土而言之地勢卑下水泉淖濕土皆塗泥非如黃白之美色壤墳之美性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以言其田較之他州下品之下爲第九等以土性

惡也以言其賦下品之上爲第七等雜出則中品之下爲第六等自下品而入中品非上錯乎此由地利廣而人工修故田有定等而賦無定品也田賦三品上中下三品中又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爲上品中上中中中下爲中品下上下中下下爲下品如豫州雖升一等仍在上品之中梁州雖三錯仍在下品之中揚賦第七錯爲第六雖此亦一等然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

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以其貢而言之。有三品之金可以充國用。有瑤琨石之似玉者。可以為禮器。有篠可以為矢之笴。有簜可以為樂之管。亦可以為符節。象有齒。犀兕有革。可以成車甲。鳥有羽。獸有毛。可以為旌旄。有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皆制之為貢也。島夷所產有葛越木綿之屬。服用也。則制之以為貢。而織為五色之貝文者。則盛之于篚以貢焉。以上常貢之物也。若夫小曰橘。大曰柚。則包之以致其敬。供祭祀燕賓客。則錫命而始貢。非命不得貢。此待命之貢也。厥貢至織貝。器用貢于中國者。異其品。服用

貢于外夷者。謹其精。瑤琨至羽毛。中于文事武備者也。厥篚二句、服用致謹者為常貢。食用致謹者非常貢。以厥篚厥包立意。厥包一句。包見下敬君之義。錫見上㤅民之仁。土性惡。而田為最下。賦稍高而貢為獨厚。揚以田低而賦高者。人功修也。土惡而貢美者。地利善也。此與厎慎財賦四句固合、然終不好盖厥土、兼谷土庶土。二節、一則谷土定田賦。一則庶土定土賦也。要見田賦止于中國。而土賦及于四夷。厥賦至錫貢。賦有常則。而亦有非常之則。貢有常制。而亦有非常之制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揚州貢賦之道。必順流而下。斯逆流而上也。江自靜海入海。淮自淮浦入海。皆通于海。故貢道由江順流而入海。由海入于淮泗。則逆流也。達河見徐州厥賦至此貢賦之物有常。變貢賦之道有順逆也。

今按地勢。山起于西北。澤滙于東南。東南地卑。萬水所湊。揚州是也。彭蠡在揚州西南。合江南江東江西諸水以為澤。彭蠡豬者。上流可受。下流可洩。無復泛溢之患。而隨陽之鳥。因得以遂其性。三江

在揚州東南。分東江松江婁江諸水以為名。三江入者析流于上。順流于下。同歸溟渤之區。而震澤之水。因得以安其所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北有荆山。荆則北距荆山。雖未至于荆山也。此内無可書者矣。南有衡山。荆則南盡衡山之南。雖不止于衡山也。此外無可紀者矣。今湖廣武昌漢陽荆州岳州四府。襄陽宜城南漳房三縣。德安黄州辰州永州長沙寶慶衡州常德承天九府。靖州郴州永順保靖二宣慰司施州衛所屬。大田軍

民千戶所散毛宣慰司所屬江西九江南康西境
四川夔州府巫山大昌大寧縣
江漢朝宗于海
荆州之水。莫大于江漢。出于岷山者江也。至東陵
而會于漢。出于嶓冢者漢也。至大別而會于江。雖
曰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壅塞橫決之患。雖
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
雖未覲王。而其心已懸于王也。江漢不可分講。重
合流意。江漢一州之大水。下文皆所以志江漢也。
此題只講水略將諸侯朝天子。講一二句。史臣于

荊州合流之水。必狀其趨海之勢也。

九江孔殷

此江漢所經之水也。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水合于洞庭者。九江也。向也江漢不得其治。九江安得其殷乎。今江漢既治。而九江水道各安其流。甚得其正也。九江不可分講。只是一洞庭。孔殷。由于江漢朝宗。江漢至此。惟合流之水勢有所歸。則經流之水道得其正。九江在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非今江西九江府。

沱潛既道

此江漢所出之水也。江之別流曰沱。漢之別流曰潛。江漢未治安得旣道乎。今沱潛之水各順其道。亦由于江漢朝宗。

雲土夢作乂

此江漢所近之地也。江北有雲。今江漢旣治。雲之地畀水落為後。雖未可耕治。而土已見矣。江南有夢。夢之地高。水落為先。已可耕治。不特土見而已。雲跨江北。夢跨江南。註云。楚子田于江南之夢可見。此亦由于江漢朝宗。四節雖相因。然皆有功夫。此條地之畀者其害除地之高者其利興。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其土則塗泥。其田下品之中、為第八等。以土性惡也、其賦上品之下、為第三等。以地闊而人工修也、
田賦相去五等矣。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栢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荆州之貢、有羽毛焉。可以為旌旄。有齒革焉可以成車甲。有金銀銅三品之金焉。可以充國用。有杶木之弓榦焉。可以供武備。有栝有栢焉。可以備棟

宇器械之用有石之粗者曰礪焉有石之細者曰砥焉可以為磨礱之用有石砮焉可為矢鏃之用有丹砂焉可為彩色之用皆制以為貢也有竹之堅者曰箘簵有木曰楛皆可以為矢也此三邦之所產則令擇其有名者而貢焉箐茅有刺一毛有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乃禮神之物也包而又匣之以供焉致敬也玄纁璣組皆服飾之用則盛之于篚而貢焉致謹也若夫九江所產有大龜者歲滿千齡尺有二寸可以紹天命之吉凶决人事之趨避非所常有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于上

馬杝榦。是成榦而貢也。此一節在璣組截。土產之物為常貢。偶得之物非常貢。不曰三邦箘簬楛而曰箘簬楛三邦。所以別箐茅等物非三邦之貢也。羽毛至砮丹。泛指其地而貢者。惟箘至厥名。專指其地而貢者。惟箘二句。物之充矢用者。必專指其地而貢其良也。三邦。不責有于無。厥名。不泛取其有。惟箘三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貢賦由江而入沱。由沱而入潛。由潛而必于漢。漢洛不通。故必舍舟而陸逾于洛。由洛而至于南河。

達河則達帝都矣此謂河為南河指冀州而言也。荊州至冀州。中間還隔豫州。史臣記荊州之貢道。必兼水陸而後至也。禹貢之記貢道者如記二水曰浮于淮泗非謂近泗之地必由淮入泗也。此荊州近于漢者。則徑浮于漢不必沿江而入漢也近于潛者則徑浮于潛而入漢。不必自江而入漢也。沱自華容縣出于江。入于沔沔即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出至潛江縣入于江。由江入潛由潛入漢一路也

今按荊州之境跨湖南北而江漢經于其中。盖江

漢發源于梁。而荊當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荊據其上游之勢。今禹治之。江過東陵。而北合于漢。漢至大別而南入于江。滔滔乎奔趨于海。若諸侯之朝宗于王也。若乃江漢所受。有九江焉。江漢所出。有沱潛焉。江漢所匯。有雲夢之澤焉。無不得其平矣。

荊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荊州峙其西南。豫則西南至于荊山。大河環于其北。豫則北距于大河。今河南開封府祥符陳留杞通許太康尉氏洧川鄢陵扶溝中牟蘭

陽及六州所屬河南南陽汝寧三府湖廣襄陽均州鄖縣上津竹山光化棗陽穀城山東曹州西南地及定陶縣似當屬豫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豫州之水有伊焉。出于熊耳山者也。出于冡嶺山者非洛水乎。有瀍焉。出于替亭山者也。出于白石山者非澗水乎。是四水也。始雖異其派。終則合而一。同入于大河焉。三水入洛、而洛水入河。但四水勢均。故云會同而入河、

滎波既豬

有滎焉。濟所出也。濟水未治。滎澤安得而豬。今濟既治。于是濟之來。有以鍾之。濟之去。有以泄之。而滎豬矣。有波焉。洛所出也。洛水未治。波澤安得而豬。洛水既治。于是洛之來。有以受之。洛之去。有以洩之。而波豬矣。合上節。流水有所歸。止水復其舊。滎所以志濟。波所以志洛。與上不相蒙。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濟水所經之水也。洪水橫流。菏澤不得為澤矣。今則陂障益堅焉。孟豬。蓄而復流之水也。洪水無涯。孟豬不得為豬矣。今則隄防益固焉。澤與豬

不同澤是水之聚豬是蓄而復流導意自是導菏澤導孟豬非重濟也曾氏說被字非合上節史臣記豫州之澤有自其成功而言者有本其用功而言者三合四水之流者有所歸四水之止者得其治各有所治而不相因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以其土而言之其性則柔而無塊也下土則墳起而疏也色雜而難定故不言也顧氏曰高地則壤下地則壚此止言土之性無色顏註添一玄字是言其色也不可用此因其土之不同辨其性之不

同也。伊洛至此、四合水之流止者得其治地之高下者辨其性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以其田而言之則中品之上第四等也。以其賦而言之、上品之中、第二等也。雜出則第一等。錯字在上者高一等。在下者低一等。觀冀州及此可見皆在本品之中。若出本品則變文如揚州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以其貢而言之。有漆焉。器用也。有枲焉。有絺焉。有紵焉。服用也。纖為禫服之用。纊為服用。則盛之于

篚而貢焉若夫治磬之錯非所常用之物故不為常貢必待當用之時而錫命使貢豫州之貢有所常入者有非常入者厥貢二句貢所產之物謹所貢之精也厥賦至此上之所取者常暫異其制下之所供者常暫異其物厥田至此田有定等而物之出于田者無定制貢有定品而物之非常貢者無定期也林氏曰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為征而此乃貢者蓋豫州在周為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貢者可知矣楊州先言橘柚而此

先言錫貢者。橘柚言包。則于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則與厥篚之文嫌于相屬。故言錫貢在先立言之法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西境必浮于洛而後達于河也

今按豫州之水。北莫大于河。南莫大于淮。然皆不能為患于豫。故禹之治豫。首于伊洛瀍澗。盖伊水南流而入于洛洛水東流而合于伊瀍澗西北而入于洛。洛水東北而合于瀍澗。三水各入于洛而

四水共入于河也自此而東有滎波焉蓋濟水溢而為滎洛水浸而為波既豬者上流有所容下流有所洩也自此而又東有菏澤孟豬焉蓋濟水經于菏澤菏流衍于孟豬曰導曰被者衆流有所聚餘波有所歸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太華峙其東梁州之東則距于華陽雖曰未至于華陽也此内無可書者矣黑水流其西梁州之西則據乎黑水雖曰不止于黑水也此外無可紀者矣華陽是陝西商洛湖廣襄陽府西屬四川

夔州府所屬。巫山大昌大寧之地。黑水是疊溪黑水。自梁北境至安縣入江。與導黑水之黑水似無干。志者止見黑水流南至西極。今四川成都重慶順慶保寧敘州馬湖六府瀘川州眉州嘉定州瀘州雅州夔州府所屬奉節雲陽萬縣開縣達縣新寧梁山建始陝西鞏昌府成縣西和秦州漢中府金州所屬。及沔縣芒部軍民府龍川宣撫司平茶洞長官司疊後軍民千戶所。湖廣施州軍民指揮司西境。其烏蒙等處原不係域中者不載。

○韓苑洛先生言雍梁二州黑水是兩黑水不相

通魏莊渠先生言本一黑水爲雍梁二州之界觀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一黑水爲是古言

岷嶓既藝

此志江漢之源也岷山江水之源也嶓冢山漢水之源也向也江漢之源壅遏而不通湯湯之水包其四面矣何有于既藝乎今禹既加濬導之功泉源既滌水去無滯岷山之地可耕而可耘也江之源治矣嶓冢之地可殳而可柞也漢之源治矣此重江漢非重岷嶓也

沱潛既道

此志江漢之流也。沱潛乃江漢之別流。向也泛濫何有于既道乎。今禹功既加。于是沱順其道北入于江。江之流治矣。潛安其道南入于漢。漢之流治矣。重江漢。非重沱潛。導沱潛意亦不可缺。合上節大禹經理江漢也。上源既興其利。下流亦得其平。

蔡蒙旅平

此志沫水也。蔡蒙上合下開。沫水遶其間。水脉漂疾。向固泛濫橫流矣。禹功既施。而沫水順其道。于是二山得平而可祭。告成事。報神賜。祈鴻休焉。

和夷底績

此志和夷之水也。和夷二地近。和夷之水者也。禹功既加。和夷二水治。由是底績矣。蔡蒙二合高地可告成功。平地已致成功。岷嶓四節各有所志、而非相因。上二節水之源流平。下二節地之高下治。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以土言之。其色青而黎。不言性。性不一也。以田言之。下品之上第七等。以賦言之下品之中、第八等、也或雜出其上第七等。或雜出其下第九等。三錯者。時錯第七則降揚于下中而梁下上。時錯第九、則升兖于下中而梁下下。通本等第八為三、故曰

三錯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以其貢而言之。有玉磬焉。供樂用也。有柔鐵焉。非供器用乎。有白金焉。供國用也。有剛鐵焉。非供器用乎。石砮則供矢用者也。石磬則供樂用者也。皆制以為貢焉。梁州山林為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其毳織之可以為罽。其皮製之可以為裘。供服用也。皆制以為貢焉。銀砮鮮見前。璆即鳴球也。璆鐵銀鏤砮磬。器用之需也。熊羆狐狸織皮。服用之需也。銀一物國用器用皆賴之。以器用統之。似

未盡厥賦至此取地力而異其等供地利而有其制。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梁州貢賦何自而來乎。彼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而入于潛。潛出于沔。沔水接于褒。故貢道于西傾之山。因桓水而來。由桓而浮于潛。由潛而達于沔。由沔而達于褒。褒不與斜川通。故舍舟而陸焉。若夫斜之水入于渭。渭之水入于河也。故貢道由斜川而達于渭。由渭而亂于河焉。達河則達帝都矣。史臣于梁州之貢道。必詳其所自所經所至也。熊羆

至是來。葉氏曰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據此則桓水自臨洮府。南流過嶓冢之西。入梁州境。東流入潛。貢道不自西傾自桓而來。言西傾。志桓水之源耳。梁州貢道。傳用蘇氏之說謂褒水不通于斜川。故陸于郡縣入斜川。至武功入渭絶河而渡。即蒲州舜都也。

○厥貢惟璆至是來。當作一節。浮于潛四句是一節。梁州是今四川。兼有陝西漢中金沔鞏昌西和成縣秦州湖廣施州等地。若貢物俱從西傾而來是東南至西北登州矣。西傾因桓是來。止言織皮

出處與所由來也潛亦非一梁州三十六江皆是隨處登州都到沔車行入渭又舟行也西傾在今臨洮府一云洮即桓古言

今按梁州山莫大于岷嶓岷嶓藝而江漢之上源治矣水莫衆于沱潛沱潛道而江漢之下流治矣蓋岷峙于南而嶓峙于北沱出于左而潛出于右也蔡蒙山莫險焉和夷地莫遠焉皆僻在梁州之西南矣若乃梁之貢道視他州為遠且難蓋自梁而冀限于雍州自南而北阻于河水西傾在雍之西南而寔跨梁之西北也桓水出于西傾而經于

梁州。故曰西傾因桓是來也。桓之東有潛水。潛與桓相通也。故曰浮于潛。潛之北有沔水。沔與潛相阻也。故曰逾于沔。沔之北有渭水。渭沔不相通。故又必歷褒斜之間。而後入于渭。至渭。則可以達河矣。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黑水流其西。雍之西境則據之。雖不止于黑水。此外無可書者矣。西河環其東。雍之東則距之。雖未至于西河。此內無可紀者矣。東距西河者。今陝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及臨河諸縣是也。

據蔡傳及職方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則西安府東境華陰華州當屬豫而臨河諸邑皆當為冀州地一統志俱作雍州豈別有據乎雍州之域陝西西安延安慶陽平凉鳳翔臨洮六府鞏昌府所屬隴西安定會寧通渭漳縣寧遠伏羌階州徽州兩當漢中府所屬南鄭褒城城固洋縣西鄉鳳縣略陽陝西行都司所屬甘肅一鎮及岷州洮州二衛文縣千戶所古沙州據岷嶓既藝則鞏昌府大半當屬梁州據西傾因桓是來則臨洮府州縣亦當有屬梁者雍之西境黑水當是鎮夷黑水與經導黑

水不同。且與註據字合。夫雍稱天府。所謂秦中自古帝王州也。其險四面山迴。而東面臨中原。險處正在華岳與黃河。會處雖在潼關。然必南有河之南。今河南府新安函谷。北有河之北。今山西平陽府。平陽、南有東烏嶺。北有冷泉關。若河之南無新安。則由沙澗、可渡河至蒲州。河之北無平陽。則由烏嶺冷泉、入平陽至蒲州。自蒲州至龍門兩岸平廣可渡者百里。秦據函關、陝西統平陽也。夫守河北者當守陝西。守陝西者、當極力守平陽河南府。無陝西。則河之南。江之南。皆不可守。五胡以迄宋

元。皆炯鑑也。

弱水既西

弱水。水之變者。因其勢而導之西也。弱水出窮石山。在葯園水西涿邪山。東至删丹縣。過合黎山。至沙州入于流沙。既西者。非禹使之西也。因彼西流故順而導之。要講合黎流沙。詳見導弱水

涇屬渭汭

岍頭之山。涇水出焉。出于南谷山者渭水也。涇水至陽陵。注于渭之北。是涇南連渭水矣。出于弦蒲藪者汭水也。東入于涇。是涇西連汭水矣。涇水流

其中。南連渭水。西連汭水。故曰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

有漆焉。至華原而合于沮。有沮焉。至華原而合于漆。東南而從于渭焉。從者。渭大而漆沮小也。

灃水攸同

出于終南山者。灃水也。東北而同于渭焉。同者。灃渭相若也。三條皆主渭。詳見導渭水。如伊洛瀍澗入于河。用導洛為文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有荆山焉。有岐山焉。功成而可祭告也。不特荆岐

也。自終南惇物以至于鳥鼠。皆可旅焉。涇屬至此衆水致功同。而衆山致祭同。意相因也。荊山。漆沮經其下也。岐山。涇汭經其旁也。終南灃水所出也。惇物。灃水所經也。鳥鼠渭水所經也。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地勢有高卑。水落有先後。山既治矣由是廣平之原厎于績焉原既治矣由是下濕之隰厎于績焉隰既治矣由是豬野之澤。厎于績焉。治水成功。自高而下。弱水至攸同。水之常變得其平也。荊岐至豬野地之高下得其平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以其遠而言之三危之地向固上巢而下窟矣今則降丘宅土爰居爰處也于是三苗雖至頑亦皆大有功叙華而化矣三危既宅地之遠者得其平三苗丕叙人之頑者從其化有相因意宅是造廬舍定疆埸叙是遷善改革其凶頑弱水至此水之得其治也由外以至于内地之興其功也由内以及于外觀于是字則丕叙止承既宅來不通承上文

厥土惟黄壤

以其土而言之土之色以黃為正也雍之土其色黃色之美也土之性以壤為正也雍之土其性壤性之美也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以其田而言之惟其土之黃壤得其色性之正是以田為上品之上第一等也以其賦而言之中品之下第六等也地狹而人功少也厥土至上上惟土為最美故田為至高

厥貢惟球琳琅玕

以其貢而言之有球琳焉玉之美者也制之為貢

以為珪璧璋瑁之用焉。有琅玕焉。石之美似珠者也。制之為貢。以為冠冕珮𫌓之飾焉。曰惟者。雍州之內。豈皆無服食器用之物。蓋必不多。有亦未盡善。惟球琳琅玕之類。至多至美。亦惟雍州之所產也。然惟金惟木亦有惟字。恐不必如此。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之貢賦何自而來。以其東北境言之。河見于積石。經流于龍門而為西河。故貢賦之來。由積石浮河。北行東轉南向而至于龍門。由龍門而達于西河。則遶出雍州之東境。而至冀州之西境。西境即

西河也。至西河則至帝都矣。以其西南境言之渭入于河。漆沮東注于渭。涇水北注于渭。灃水南注于渭。故貢賦之來。或由乎灃涇。或由乎漆沮。皆會于渭水之北焉。至渭北則達河矣。此州東北貢賦之道。止由于河。曰積石曰龍門者。皆河中所經之地也。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入渭則入河矣。水北曰汭。蓋渭之北也。貢賦之來。或由漆沮。或由涇灃皆會于渭水之北而入河。汭字下得甚當。今渭水舟楫入蒲州。必經渭北岸。蒲州即冀州也。惟往陝州者由南岸或中流耳。厥賦至渭汭。雍州貢賦有

定品。而所入有異途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不惟成功著于中國。而且餘功及于外夷。獸有皮焉。製之為裘。可以為風寒之備。獸有毛焉。織之為罽。可以為温煖之需。然孰貢此哉。崑崙也析支也渠搜也。地雖有異。人雖不一。均之為西方戎落夷種也。即三國之制貢。見三國之水土無不平也。不然。彼方居止不能定。何暇于致貢乎。此舉三國致貢之同。見三國就功之同。厥賦至此。記一州之貢賦。别所入之道異。著三國之貢物。見所就之功同。

荆岐至此水土既平。而成功及于遠。經理有制。而餘功及于遠。三危至此。遠地與其功而成功也。詳遠人致其貢而就功也同。三苗至此。以二遠對。雍州全破史臣記聖人别雍州之境既叙其成功之詳。因附其餘功之遠。崑崙今在吐番界朶顔衛東北。河經其南。蔡傳即謂河源所出非也。宋以前儒者。皆未知河源。元人始知之。析支亦在吐番界有析支水。渠搜在寧夏北。

○崑崙非河源也。河源崑崙去中國不知幾萬里。佛經謂之胥靡山。古言

○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當為一條浮于積石四句為一條西戎即叙猶青州厥貢條中有萊夷作牧也古言

今按雍州土地最廣周秦漢唐建都于此史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其地弱水西流渭水東流而涇汭漆沮灃水皆入渭而入河也渭自鳥鼠而東會于灃故曰同又東會于涇故曰屬又東過漆沮故曰從蓋渭之上流未合灃涇故其勢相敵既并灃涇則其流愈大而漆沮小矣荊岐在雍之北終南惇物在雍之南鳥鼠又在雍之西矣原隰在邠

岐之間。又西而豬野在甘凉之境。又西而三危則夷裔之區矣。其貢道有二。東北來者險而遠。西南來者便而近。

○夾右碣石入于河。今遮洋運道也。浮于汶達于濟。浮于濟漯達于河。會通河也。浮于淮泗達于河。淮安至徐沛也。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國初海運沿于江海也。永樂初中欒之運。達于淮泗也。浮于江沱潛漢。江西湖廣之道也。未必盡同。大勢若此。劒閣雲棧。通于秦始皇時。故梁州貢道西傾因桓是來。浮潛逾沔入渭亂河也。其不浮潛沿江從今儀

真出淮安者。盖吳城邗溝。以通江淮之道。禹時未通。又須入海遡淮。太遠故也。浮于積石至龍門西河。今蘭州北折而東為河套。轉入中國。山西之西。陝西之東之河道是也。今言

○大禹治河易。今治河難。大禹時直欲除害。今併欲興利。以故難。既欲順其流不逆水性。必難得其濟漕運。既欲濟漕運。難保淮西陵寢。無衝决之患。大名張秋濟寧徐州。處處畏河患。又必須引之東南流。雖大禹治之。恐亦便無長策。以故中灤之運及膠河故道。皆不可不早圖之。膠河。即今所謂南

北新河。不出登萊大洋之險。直自安東至海倉三百里耳。今言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以下隨山也。此則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此條雖云河所經。濟所出。亦漆沮涇汾諸水之所經所出也。隨此衆山。所以為導此衆水之地。夫洪水降洞無涯。非隨山何以考其源委脈絡。以為施功之次第。又有土石林木壅遏。非隨山何以達其阻塞。岍岐荊三山雍州山。導岍及岐、而東北以至于荊。

禹遂自荊山。由河西而過河東。由雍州而至冀州。壺口至碣石。九山、皆冀州山。于是由壺口而南。東有雷首也。由壺口雷首而東北、以至于太岳焉。自太岳而東南有底柱。底柱而東有析城。由底柱析城稍轉而西北、以至于王屋焉。自王屋而東北有太行。太行而北有恒山。由太行恒山迤邐而東北以至于碣石焉。至碣石而河濟及諸水。皆可濬之而入海矣。逾字指禹。及字至字皆指山。入字指水禹隨山看其緩急。及道路之便。即導此河濟所經之山。導之所以相河濟。而非治河濟也。聖人導河

北二州之山而究其水有趨海之勢者如此入海者河濟混說不可分配下倣此大抵導岍及岐至于荊山記其自西而東也壺口雷首至于太岳記其自北而南也底柱析城至于王屋記其自南而東也太行恒山至于碣石記其自東而北也講至字云由岍岐以至于荊其中豈無山哉以岐荊二山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耳餘倣此不可以逆河入海對壺口至王屋四山順行兩山逆行由壺口而雷首自北而南順行也由雷首而太岳則向北逆行也由底柱析城自西而東順行

也。由析城而王屋則向西逆行也。底柱析城王屋三山之名。皆取其形狀相似為名。柱如柱。城如城。屋如屋也。

○壺口雷首、底柱析城太行恒山。千里而近。其至于太岳王屋碣石。千里而遙。又東河之山、長于南河。南河之山、長于西河。

會言

今按天下之水。其源未有不出于山。其流未有不經于山者。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在雍冀二州之境。河水之所經。而濟水之所出也。大禹隨山、首于雍州岍岐荊三山。謂之及者以其相距之近也。謂

之至者、以其相去之遠也。禹于是而逾河者、雍冀之間河流間斷、禹自雍之東境而入冀之西境也。壺口雷首太岳、冀州西河之山也。底柱析城王屋、冀州南河之山也。太行恒山碣石、冀州東河之山也。入于海者、諸山之水、至此皆入海矣。其自西北而東南者、地勢有高卑。山勢有經緯。水勢有源流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

此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為伊洛淮渭之經始也。雍州之山、有西傾焉。有朱圉焉。有鳥鼠焉。又有

太華焉。則導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而水之在雍州者、其功可施矣。豫州之山、有熊耳焉。有外方馬有桐柏焉。又有陪尾焉。則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而水之在豫州者、其功可施矣。今按西傾以下、雍州山也、西傾在雍州之西南、自西傾而東、有朱圉鳥鼠、又轉而南、至于太華、其間非一山也、熊耳以下、豫州山也、熊耳在豫州之東南、自熊耳而東、有外方桐柏、又轉而南、至于陪尾、其間亦非一山也、此八山者、伊洛淮渭諸水、或發源于其地、或經流于其間、諸山既導、則諸水之大

者可以距海而其小者可以距川矣

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別

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為漢水之經始也嶓冢在梁州漢水出焉荆山内方漢水所經大別漢水所入皆荆州山也導嶓冢以至于荆山導内方以至于大別而治漢之功可施矣隨此以相漢水也又夫隨江漢北境之山所以為導漢之經始也

今按嶓冢漢水所出也荆山内方漢水所經也大別漢水入江之處所謂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也嶓冢在梁州荆山内方大別皆在荆州盖嶓冢而

東至于荊山、千里而遠、內方而南至于大別千里
而近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為江水之經始也、梁州
有岷山。江水所出。荊州有衡山。敷淺原、江水所經
衡山乃岷山所發北一支也。則導岷山之陽、以至
于衡山敷淺原、乃岷山所發南一支也。禹則過九
江以至于敷淺原而導江之功可施矣岷山曰陽
者江水出于岷山之南也。過九江者、禹過也。導岍
四節、如分命羲仲四節格、以兩導字對分南北、不

可以導岍對西傾、四仲亦以分命申命對、春夏對秋冬、陽中對陰中、正陽對正陰也、不可以春對夏、導岍四節中至字、俱不止此山、言至以包其餘也、

○敷淺原在德安者甚卑小、且于江流無甚關繫、法不得書、地志所載在豫章者為是、即今長江鄱陽之交廬阜山是也、此山最高大、又當江南北滙水口、猶導嶓于漢入江、據書至于大别也、漢註亦言在豫章古言

今按岷山之陽、江水所出、衡山敷淺原、江水所經、岷山在梁州、衡山敷淺原皆在荊州、自岷山而東、

至衡岳為遠自衡岳而南至敷淺原為近也過者導山之人既至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而至敷淺原也

○導岍及岐一條從河西北迤邐而東南西傾一條從河西南迤邐而東北此雍梁冀豫兖徐六州表裏之山導嶓冢一條從漢西北迤邐而東南岷山一條從江西南迤邐而東北此梁荊揚三州表裏之山古言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濬川也。此順弱水之性而導之西蓋隨山之

功甫畢。濬川之功可施。竆石之山有弱水。萬水能
載。而此水獨弱。萬水皆東而此水獨西。水性之異
常者也。禹因而導之西其正派至于合黎。過此無
事疏鑿矣。其餘波入于流沙。聽其流衍耳。志合黎
見其經流有所歸。志流沙。見其支流有所洩。合岷
山一條導山終于東南。是中華之山弱水一條導
水始于西北。是外裔之水。先山而後水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此順黑水之性而導之南。汾關之山。有黑水焉。萬
水皆清。而此水獨黑。且南流。水色之異常者。禹因

而導之南南過三危而南入南海三危其所經之
山南海其所受之壑也嶓冢至此四條意同岷弱
二條弱黑不言山者九州之外略之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
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
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北條之水莫大于河中國之水亦莫大于河洪水
為患惟河為甚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大禹
治河自積石始焉自積石而北流又轉而東行又
轉而南流蓋曲折三千里而至龍門三千里間繞

雍州西境北境東境三面之地。龍門在雍東冀西二州之間河流最險隘處也。由是自北而南則至于華陰。盖華山在南而河北來經于其地也。自南而折之東則至于底柱。盖底柱在東。而河西來經于其間也。自此而東向則至于孟津過于洛汭至于大伾皆其所經之地。自東而折之北則過于洚水。自此而北向則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焉又同為逆河焉皆其所經之地也。于是河水入于海矣九河即河也一河而分為九也逆河即河也河下趨而海上逆也聖人導河。必自所見而詳其所

經、及其所歸、如此。導河二句。自其見處、而至于險處也、要見河源多伏流荒遠在所略意。華陰至逆河、詳所經之處、及所入之處也。底柱至九河、記其自南而東、詳其東向之所經。記其自東而北、詳其北向之所經也。又北三句、分流異其派。合流有所歸也。九河逆河二句、註云所經之地。然實河所為、非河所經。經者、別山別水之名。為者、即本水如漾之為漢也。上流分而名九、下流迎而名逆也。導弱水至龍門、水流于九州之外者、治之既甚略。水流于荒遠之地者、治之亦甚略也。弱水至此三條水

出于外者順其性之変入于内者順其性之常。大禹書法互見導山則叙河東之山如壺口雷首太岳導河則叙河西之山如龍門華陰是也

今按禹治河歷雍冀豫兗四州之地其為力最久成功最難蓋河源最遠潛行地中至雍州西南積石而見自積石北行東轉又折而南至于冀之龍門自龍門而南至華陰所謂雍河冀之西河也自華陰而東至大伾所謂豫河冀之南河也自大伾而北至九河所謂兗河冀之東河也

○北河何狹南江何廣河源遠而流曲。江源近而

流徑也郭璞黃河賦云踰淮減江言河大于淮小于江然郭時河非禹時河今時河又非郭時河矣

河流入海處渝海者五百里九河所占不知幾百里今河決徙不常山東河南淮北徧地皆河往時河不過兖豫今至徐揚江不改于禹時也河亦何減于江哉古言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此導漢也南條之水漢亦為大漢之上源初名為漾嶓冢之山漾水出焉禹自嶓冢導之濬其源也

自此而東流為漢焉漢即漾也又東流為滄浪之水焉滄浪即漢也又東過三澨之水至于大別之山南入于江合流東下有朝宗之勢焉東匯澤為彭蠡彭蠡即漢也東為北江北江即漢也入于海焉漢同江水而入海也蓋彭蠡北江未必無岷江也而自導漢言之因漢水也聖人導漢水必自其所出詳其所經而及其所歸也東流二句所流異其名也三澨至北江所經與其處也東至于底柱至南入于江河水自東而北導之入海漢水自東而南導之入江也導弱水至此四條四海之水無

不各有所歸也弱水西海黑水南海河水北海漾水東海至導江亦同東流至入于江詳其東向之所經而指其南向之所入也導河二條河自其所見而歷究其所歸漢自其所出而歷究其所歸三澨在京山縣西八十里以澨滄澨遂澨也

今按禹治江漢之水皆始于梁中于荆而終于揚也蓋江漢發源于梁合流于荆而入海于揚漾漢在梁州滄浪至于入江在荆州彭蠡至入海在揚州三澨而上漾漢異名而同源大別而下江漢異源而同流矣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此導江水南條之水莫大于江岷山之陽江水出焉禹自岷山而導之濬其源也東流而別爲沱江之支流也又東流而至于澧焉九江荆州之水也則流而過之東陵荆州之地也則流而至之又東迤北會于匯焉即彭蠡而言謂之會于匯也又東爲中江焉對北江而言謂之中江也至此而江漢之水發源于梁合流于荆者入于海矣

今按岷沱梁州之境也澧九江東陵荆州之境也

會滙中江入海則揚州之境矣

○江源發梁州高峻處出峽稍平禹跡其上源為三十六江所謂東別為沱也河流注兗州卑處入海甚湧禹跡其下流為九河所謂播為九河也古註

○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為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竝行而東及荊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為表裏謂之南河註

○江初受漢滙于洞庭此南受沅湘諸水過此而

東滙于鄱陽此南受嶺北豫章諸水疑彭蠡為巢湖者絶無謂洞庭鄱陽二湖俱當南水北入江處猶今畎澮凡兩巷相交處即成一大漾古言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此導沇水。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沇水。禹則導之。去其壅塞開其礙狹焉既見而伏出為二源。東源稍狹而甚深。西源稍闊而甚淺。二源相合東流而見為濟焉。既見又伏。入于河潛行。絶河復出于河之南溢而為滎澤焉既見又伏東出于陶丘之

北焉至此見而不伏菏豫州之澤也又東流則至于菏焉汶青州之水也又東北流則會于汶焉又北東則入于海矣聖人之導沇水必詳其注流顯伏而及其所歸也東流至陶丘北聖人于濟水見伏也既即其所流而指所入之處復即其所溢而指所出之地此三伏三見也岷山至此此上南條南境自其所出而究其所歸下北條北境自其所見而究其所歸也王屋山有三處據蔡傳在山西平陽府恒曲縣今一見山西陽城縣一見河南濟源縣實一山也綿亘數縣然沇水正發源處則在

濟源西八十里

今按濟水發源于冀經流于豫分流于徐入海于青凡三伏而四見一見于王屋而遂伏再見而為濟再伏而入河三見而為滎三伏而穴地四見而出陶丘之北自此不復伏矣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此導淮水淮水雖出胎簪山然自桐栢以上其水尚微而無泛溢之患故禹但自桐栢導之泗沂者淮水之所敵也淮則東會之海者百川之所歸也淮則東入之而淮無不治矣桐栢去胎簪不遠

今按淮水發源于豫會泗沂于徐而入海于揚也

四瀆惟淮流不甚遠

○四瀆以其獨入于海故名瀆漢水以入江而入海不得名瀆故海受百川在中國只四水為大河入海在兖州淮在徐州江在揚州濟在青州今惟江淮入海之處與禹貢同河南徙而奪淮入海濟因會通河借水通漕而其流竟莫可考古言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此導渭水渭水雖出南谷山然鳥鼠而上其水尚

微而無泛溢之患故禹只自鳥鼠同穴而導之渭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東則會于灃焉涇水北注之又東則會于涇焉漆沮東北注之又東則過于漆沮焉于是至華山之北入于河矣東會三句于渭水之所經必隨其勢而異其詞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此導洛水洛水雖出冢嶺山然熊耳而上其水尚微而無泛溢之患故禹只自熊耳而導之洛自熊耳而東北澗瀍北注之東北則會于澗瀍焉伊水

南注之又東則會于伊焉于是又東北自洛口而入于河矣聖人導洛水有所會而有所歸也導渭至此上雍州之水下豫州之水導沇至此北條之水有因其大而導之入海者有因其小而導之入河者淮濟乃四瀆水之大而入海者也其西有渭其東有洛則次乎淮濟而入河者也導河至導淮五節導四瀆入于海也導渭導洛二節導二川入于河也

今按四瀆之外西有渭東有洛亦大川也渭水發源于雍經流于豫而入冀之西河所謂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灃水攸同是也洛水源流皆在豫州之
境而入冀之南河所謂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是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州滌源九澤既陂
四海會同

此總結上文成功也。九州之土。或地或山。高卑不
一。而皆平治矣。九州之水。或川或澤。流止不一。而
皆平治矣。四隩既宅。不特兗之降丘宅土。雍之三
危既宅而已。九山刊旅。不特梁之蔡蒙旅平。雍之
荆岐既旅而已。九川滌源。不特青之濰淄其道。徐
之淮沂其乂而已。九澤既陂。不特徐之大野既豬。

兖之雷夏既澤而已。四海會同。不特江漢會同歸于海。涇渭會同歸于河而已。四隩以下。即九州攸同之實也。九州攸同是破。四海會同是結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定土賦也。水患既治。地利斯興。由是川澤有潤而水修矣。鑽燧有術而火修矣。金鐵之品用之不竆矣。喬條之木取之不竭矣。底績底平土復其常矣。既作既藝。穀得其成矣。不必相助而無不及也。不必相制而無太過也。六府孔修如此。乃因地而制貢賦。或因土以定貢。或因田以定賦。蓋貢出于

土而賦出于田不因田土何以定貢賦乎是故九州厥土其等不同而地利之美惡因之定貢而不致其謹可乎禹則于厥土而交相正焉較其肥者瘠者與其高下者于是物必指其所出之地地必表其所產之良既不責有于其所無亦不取美于其所惡恒得者制之以為常偶得者重之以為異也內不苟取于華夏外不徧索于蠻夷也惟宜于人情合于土俗兢兢焉不敢失之濫而取之盈也其因土定貢者如此至若九州谷土其等不齊而田賦之多寡因之定賦而不則其壤可乎禹則于

谷土而第相則焉。品其上者中者與其下者。于是總九州而綱之為三壤。就三壤而析之為九等。田之優者賦之重。田之劣者賦之輕。常者為正歲之供。錯者為間歲之出也。三農之賦不遺于中國。什一之供。不及于外夷也。惟欲上可足國。下可足民。幷井乎有以創宏規而垂永憲也。其因田定賦者如此。是聖人取民之義。愛民之仁。于是乎兩得矣。

錫土姓

此建諸侯也。水土平。貢賦定。豈可不任人以治之由是分茅胙土。錫之土以立國。或分為男邦。或分

為侯邦或授之采地或授之封地也不可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講此恐非虞制別族命氏錫之姓以立宗或因功而受姓或因德而受姓或因地而受姓或因生而受姓也此是建官分治乃州十有二師咸建五長之事不重賞功然所封亦是有功之臣或同姓之臣也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治定功成復何為哉惟敬我之德以先天下夫上者下之師表吾能敬德以為天下先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德當從之講用洪範建極意聖人

端天下之大本有以成天下之化九州至此既成治功于天下斯洽治化于天下盖規模次第雖事乎法度之維持綱領樞機實關乎敬德以成化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即弼成五服也此節分甸服五百里為五等也王畿四面東西南北各五百里出賦稅以供天子之用皆田賦之事故曰甸服然其制何如因其地之遠近以為納賦之精粗耳服字總管上納總銍秸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此分侯服五百里為三等也甸服之外東西南北各五百里也是五百里建邦設都皆諸侯之事故曰侯服其制如何內百里為近則制為采地卿之受地大夫之受地士之受地各有其等不可用視侯等字此周制也二百里在內也無敵國外患之擾故建為男邦各有受地小國在內得以安內附也三百里在外也有敵國外患之擾故建為諸侯亦各有受地大國在外可以禦外侮也不可認做六百里了采地近內頭一百里男邦第二百里也

只是一百里之數侯邦却是自三百里至五百里

共三百里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此分綏服五百里以為二等也侯服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此漸遠王畿其制皆撫安之事故曰綏服其制如何綏服内取王城千里故以内三百里揆文教立學校明禮義使教化誕敷于内固所以安之也外取荒服千里故以外二百里奮武衛修車馬備器械使威武奮揚于外亦所以安之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綏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畧于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覊縻之而已。內三百里為夷。皆夷狄之地也。外二百里為蔡。所以流放罪人于此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要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謂之荒者去王畿益遠而經畧之者視要服為尤畧也。內三百里則曰蠻。非衣冠禮樂之都也。外二百里則曰流。乃流放罪人之地也。五節聖

人弼成五服必隨其地而異其制也祗台至此教化行而無違法制詳而有限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篇終總結一篇之意大禹旣致地平天成之功又為經世理人之制教化之及果何如哉彼肇域四方周匝萬里東有海西有流沙自東自西何其遠也今東則漸于海西則被于流沙漸被云者浸漬之旣深而覆冒之甚密也北有幽都南有南交自南自北尤為遠也今南固及之北亦及之曰曁

及者。旁達之有方。而洋溢之無間也。夫如是則是
振舉于此而遠者無不聞焉。不曰聲所訖乎。執範
于此而遠者無不效焉不曰教所訖乎。東海聞之
效之而其在西海者猶東海也。南海聞之效之而
其在北海者猶南海也盖漸于此則訖于此。被于
此則訖于此。暨于此則訖于此。所謂文命敷于四
海者是也。此雖治世之化。實由治水之功。于是禹
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于帝錫以圭者。重其禮。圭
以玄者。象其事也。告成功者。總禹貢一篇而言。凡
導山導水之詳。制貢制賦之法。九州五服之分。四

浹一德之化八年于外不敢以為功也述其艱難之故所以仰荅付託之情耳三過其門不敢以為勞也陳其荒度之由所以圖展祗承之意耳聲教訖于四海即是上三句此即三苗丕敘西戎即敘四海五長各廸有功廸朕德也甸服至四海法制因天下之宜教化極天下之遠

○漸深于被被遠于暨朔即朔方南止于荆揚彭蠡震澤之間當時江浙湖南廣東雲貴未入版圖

古言

九州土色性歌

冀白雍黄壤性齊　梁邦自古土青黎

豫州色雜墳壚下　青地白墳廣斥低

兖國黑墳徐赤埴　荆揚土淖共塗泥

包篚歌

冀無貢篚帝圻邦　厥貢當知只八方

青兖徐揚荆豫篚　厥包惟是在荆揚

貢道歌

冀夾碣石來北方　兖浮濟漯帰帝鄉

青浮汶水徐淮泗　揚達淮泗須沿江

荆浮江沱潛漢水　豫之浮洛西境長

梁州西傾因桓來　雍由積石西河傍

九州算田法冀兖青徐雍豫梁荆揚

梁	豫	雍
荆	冀	徐
揚	兖	青

以左手自中指中節算起從下左轉至中指上過無名指從上而下

九州算賦法余佳刑象共月易刃兌用州名半字爲

記算同前

易	月	共
刃	余	象
兌	佳	刑

禹貢說終

禹貢九州總歌

冀州

既載治梁脩太原

覃懷白壤土皆然

賦上上錯田居五

恒衛島夷夾右連

兗州

兗州九河雷夏澤
灉沮桑土厥土黑
厥田中下貢漆絲
浮濟浮漯河自適

青州

青地嵎夷經略盡
濰泒淄流其道順
土皆白墳田第三
厥貢鹽絺總浮汶

徐州

徐州淮蒙大野東

厥土赤埴田上中
厥貢惟土有五色
浮于淮泗河自通

揚州

揚州彭蠡水茫茫
陽鳥三江震澤洋

篠簜厥田惟下下
貢金三品用沿江
荆州
荆州江漢九江沱
雲夢髙畢别兩途
厥貢塗泥羽毛革

江沱潛漢逾南河

豫州

豫州伊洛瀍澗次
導菏土壤田第四
厥貢漆枲絺紵來
浮洛達河西境是

梁州

梁地岷嶓沱潛依

蔡蒙旅平及和夷

土色青黎田下上

厥貢璆鐵西傾宜

雍州

雍州弱水涇與漆
灃荊原隰三危宅
土皆黃壤一等田
厥貢球琳浮積石